



朝野會通
十六

景宗紀 四

竹十卷

作
リ 缺
2.259
10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八

景宗記

辰甲

四年正月

日四

院柳

啓趙女貞任負犯情節萬々妖惡誠天地

間鍾戾氣也被罪之後少無懲畏心益懷逞毒敢以他名字

復告於秋曹付標時暗售其凌逼國家之計終乃發覺至於

改付標情狀尤極駭痛至於埋凶舅家關係綱常只緣凶婢

之未款姑徒未勘而留連觀望奄過旬日誘脅凶婢肆行凶

謀故其婢僕之知情者自憲府風聞捉囚移送秋曹而此等

重獄該曹例刑斷無取服理請移捕廳杖覈期於得情狀勿

煩○日八尹慤刑十一次十二次柳星樞八次九次不服○日十

趙正萬寧洪聖疇鳳量移○一十尹慤十五物故○朝叅時趙

恭億啓鄭弘濟是洪翼漢外曾孫其弟匡濟初隸國子終調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八

景宗記

辰甲

四年正月^{四日}院^柳啓趙女貞任負犯情節萬々妖惡誠天地

間鍾戾氣也被罪之後少無懣畏心益懷逞毒敢以他名字

復告於秋曹付標時暗售其凌逼國家之計終乃發覺至於

改付標情狀尤極駭痛至於埋去舅家關係綱常只緣去婢

之未款姑從未勘而留連觀望奄過旬日誘脅去婢肆行凶

謀故其婢僕之知情者自憲府風聞捉囚移送秋曹而此等

重獄該曹例刑斷無取服理請移捕廳杖覈期於得情狀勿

煩○^{八日}尹慤刑十一次十二次柳星樞八次九次不服○^{十日}

趙正萬^寧洪聖疇^鳳量移○^{十一日}尹慤^{十五次}物故○朝叅時趙

恭億啓鄭弘濟是洪翼漢外曾孫其弟匡濟初隸國子終調



槐院弘濟亦依槐院調用允李真洙啓書院之弊極矣非儒
宗及死節則已賜額者遽收未賜額防塞雖如尹拯書院一
處外防塞之上曰依李真儒啓矣已受教後疊設者一併毀
撤事行會而聞尹拯洪州書院外皆刻期毀撤依為之○院
儀啓趙女婢僕事依啓○柳星樞減死濟州島配○二十府鎮啓
曰白川通引趙重老事請別遣御史按覈依啓御史宋真明
出去○文學申致雲疏伏以臣齒少而學淺能薄而材謏祇
緣早通仕籍濫蒙恩數惟其憂世之憂重於謀身殉國之義
切於為家念國家遭千古所無之逆變而根柢出於山林之
奸窩主出於詩禮之賊臣果請正尚夏誣世禍國之罪而適
啓其口罔視而起者已噪於世矣臣請先論尚夏之徒不能
發明之狀及誣毀臣家之事嗚呼正論者國家之元氣也邪

論者亂賊之前茅也是故漢之新莽動引周公以文其篡弑
之身我朝仁弘高談春秋以飾其廢母之論方其始也頌莽
功德至於四十八萬而仁弘之黨亦半一國豈其篡君廢母
之論足以移也哉蓋亦周公春秋之說乃可以眩惑一世彌
今其黨也噫辛丑諸賊實天下萬世之所可誅而謀議悉出
於巨室世族聲勢皆連於搢紳甫章半國之人陷為異類此
豈人、無狀家、喪性也哉必有潛歎正論以奪國家之元
氣顯倡邪說以作亂賊之前茅也文成公尹拯道學淵源斯
文宗主此實儒林之師表國家之元氣而尚夏輩倡為背師
之說肆其絕父之論倡和球集捏虛成案戕賢之鋒集及於
夷墓此臣啓所謂：父子可絕者也願集之父兄為戮於先
朝則渠輩雖位遇無替而恨感不已必欲生事於國以快其

憤乃二賊本情也是以敝賊奎瑞楨翔之徒承其指使肆於
凌犯而至於日暮途遠至痛在心之說乃敢顯諸書辭其懟
視先王目無殿下固不待辛丑之變而其漸已著矣尚夏輩
乃為之首尾助其氣焰扭於絕父之說遂倡無君之論使彼
二賊敢於為逆勇於作亂此臣啓所謂國可讐謂君可叛
而根抵於澤球羽翼於頤集者也此臣所以首論尚夏之罪
竊庶幾反國家之元氣除亂賊之前茅而聖明之亟賜允俞
亦可見扶正斥邪之盛意也今尚夏之徒乃於誣毀先正表
裡頤集之罪則無一辭之發明周羅張皇都無指的臣未知
渠輩於二賊之事有何諱惡難言之端耶若其誣毀臣家之
說其搆毀臣曾祖一切蹈襲賊賊口吻而以涂山人之言為
其命脉臣曾祖副學臣冕世襲家庭忠孝之節親為王室休

戚之臣早立名行獨持風裁特以門戶尚峻論議素高不悅
於奸人始罹朋讒卒嬰其禍當時長老哀其志節後世公議
盡其冤枉臣請以其已丑遭謗之由辛卯罹禍之狀暨先朝
伸雪之事一一陳之臣五代祖欽與文元公金長生為中表
兄弟也素以道學師友相為引重方宋時烈出八其門而有
盛名於世也臣曾祖亦嘗傾嚮焉曾祖之弟吳亦游於文敬
公金集之門與時烈為同門而乃得其為人則臣曾祖亦嘗
聞而欵之及孝廟初元收名遺逸將興大業時烈等一儔首膺
弓旌之招自托以討復大義而臣曾祖方為清流之首故其
中一人之嘗容習於臣家者固要納欵從容語時事臣曾祖
問曰君輩昔則不出今何八處一世是亦有事而且將何先
乎其人曰吾輩今日有三件大事一則復讐雪恥二則姜楛

翻案三則激濁揚清蓋臣高祖東陽尉翊聖曾在南漢圍城
中與故相臣金尚憲故叅判鄭蘊倡義尊周力斥和議則復
雪之議是臣曾祖家傳之論也臣曾祖妹夫姜文斗即故相
臣姜碩期之子姜氏之獄自點主之按活慘毒臣曾祖心雖
隱痛口不敢言則欲為伸雪者是臣曾祖之素蓄也臣曾祖
方以清名領袖士類主一世之公論則激揚論是臣曾祖之
所雅言也為此三者蓋欲以覘我俯仰而冀其同事臣曾祖
已覺其指意乃以名實出處之義反復譬曉其說甚長其畧
曰復讐之論為今日第一義而張虛名而無實才則是欺君
也不量力而挑強胡則是禍國也君輩於二者將何居焉姜
氏之獄成於內事端莫晰則外庭之臣非所敢言也至於
激揚之說士林之最所公誦而君輩新從外未未諸物情若

急於需世務激訐為新奇則將恐開黨伐之門為不靖之階
矣君所謂三併大事皆名義而實不容易也且君輩譬如鳳
鳥可聞不可見時出而羽儀則人爭先覩之矣若下與鷄鶩
爭食則人且賤之矣於是時烈聞之惡得其情狀以為且同
異矣此其道有如晝夜之相反蓋其使人來覩也將以求合
也而卒不合也當時烈擲帽而跳出也臣曾祖適入政院目
見其事大以為駭遂斥於稠中曰此所謂事君無禮者也上雖
以疾不時引接人臣分義豈敢爾耶且已擲之帽豈可復戴
耶傍有笑者曰無多談欲斥孟子將為真臧倉矣時烈聞而
恨之此臣曾祖與山人不合之端也山人輩遂以為不擊去
臣曾祖則無以伸其說而行其志乃以黨於自點為辭並論
不悅於當路者六七人而以臣曾祖為的以恟持一世於是

公議大譁伸白者相望無勝之則又詆訾臣曾祖以為營護
罪人蓋兩司之論則自點也有一臺臣袖啓草未議則臣曾
祖以為自點自姜獄以後得罪士論今日此論斷不可已但
今去公除無多日至此而論之實當至是而又執此以證其
論而孝廟猶無意於加罪則於是又蜚語上聞以為不善處
謗而將使山人不容於朝孝廟震怒遂命竄臣曾祖此蓋庚
寅十月間事也臣曾祖在謫數月特命放還未幾復進用恩
遇日隆駸且大用雖傳會時議者欲有敲感而孝廟輒斥
去之於是素忌嫉者挾宿憾者日夜睚眦謀惹擠陷箴用捷
徑橫蟠於北里林甫陰謀 於偃月鼓煽揣摩其機甚急
辛卯冬自點獄起自點之子弒就服廣引諸武士邊士紀安
徹等及舌人李馨長其辭以為將除其元斗杓及山人一隊

時斗杓方判金吾主治獄翌日弒子世龍始引臣曾祖其辭
以為已廿七月七日夜邊士紀安徹俱到弒家而臣曾祖與
焉弒發惡望謀逆語三人同聽而其言則渠不視聽但聞於
其父弒云且自點家搜來文書中有一赫蹄即弒之抵其父
書也其書曰冕為大諫似當停啓之語併以此責問於臣曾
祖與弒親密狀臣曾祖對以臣王室至親喬木世家唯父與
祖所以教誨臣者只是忠君之事豈料不測之言反加臣身
邊士紀則元不相知安徽則但知面目至於自點則以備堂
因公往來者固有之而逆弒則雖同朝相知年輩不敵往來
其家絕無莖有而為大諫時未嘗停論則賊之父子自相為
書何與臣身乎仍請與弒對面孝廟則以此下鞠廳令聞於
弒時弒已就服當誅而留數日矣主獄者喝問曰前汝所引

皆武臣此外無文臣名流可引乎弒又引臣曾祖其辭以為
謀逆則實不與同議而促勸吾使李馨長通虜捉去山人事
而其時則非七月而乃八月間也同參則非三人乃二人而
其一鄧安徹也云蓋其時徹為平安兵使未還之狀人咸知
之而取考政案則徹果以己丑八月見罷而九月初七日新
兵使始辭朝同義禁許積以監司親罷徹故知其狀甚悉於
是去龍所誣引者皆脫空獨有通虜一款而其證援專在馨
長馨長前已出道招當拿而一款只以通虜為辭使同義禁
許積問郎吳廷禕親下庭辟羅卒密問臣曾祖對曰此事乃
昔年李焯所為也臣父嘗為焯所陷幾死虜庭臣嘗痛心切
骨宣復效焯所為以禍國乎弒以八月為言而其時則徹以
平安兵使未還矣臣雖無狀未被誣之前位遇方淫何忍於

國既被誣之後則方待罪郊庄至十月赴謫中間莖月餘而
未嘗一入京豈有與相面之理乎孝廟詢于叅鞠大臣鄭太
和李敬輿趙翼金堉李時白等皆以為誠如其言獨主獄者
懷宿憾持之甚力孝廟猶疑不無犯寃更合秘密議陪其陪
曰逆弒招以八月間為言而八月徹未還申冕被誣乃在九
月而即往平兵則大臣金堉詳知其狀於是臣曾祖被誣盡
歸虛而獄情轉變殺練益甚臣曾祖竟不得免矣此即辛卯
罹禍事狀也壬辰春馨長始拿來既輸逆謀當誅孝廟使許
積及問郎鄭搯別以此詰問於馨長曰己丑汝在西路時申冕
及金弒命汝傳通虜中乎馨長對曰無是事復問曰雖不直
通於汝豈因汝妻子而有所云耶又對曰元無是事嚴詰并
三馨長乃大呼曰吾既輸逆謀當妻子將夷滅復何顧籍他

人况其人已死我安所責德哉而苦辭諱之中冕素貴倨奴
隸視我輩吾儕小人未敢一接其面又安有通書乎且通虜
何等事而因婦女有所云耶中冕寃甚寃甚連呼數四事竟
無則通虜一歎又空脫矣前後諸賊之誣臣曾祖者五龍三
人同謀而臣曾祖與馮鈇則謂二人同謀而臣曾祖實不與
焉鈇謂臣曾祖使通虜而馨長則元無是事諸招違無一可
徵且臣曾祖受禍專以通虜一節而通虜之言既出於逆鈇
則不待面質而徑誅逆鈇通虜相左又在馨長則馨長未
而先知訊問似非獄情之當然而事竟至斯則此豈非窮天
極地之至寃極痛者乎夫七月而八月則日月差矣三人而
二人則人數錯矣徹方外任而謂之來聽始云謀逆而終言
通虜鈇則曰教使馨長而馨長則曰元無是事其言其事前

後相左而以孝廟之聖明能辨之於己丑之後者注無替者
以臣曾祖之猶生也不能辨之於辛卯之後幽寃未雪者以
臣曾祖之已死也至於我先大王乙卯始以臣曾祖寃死除
臣祖父宗華為寢即臣祖父始敢上書訟寃考閱鞠案叔議
大臣則皆曰當仲雪遂命宥寃復官蓋距辛卯已二十五年
矣至於臣祖被誣蓋臣祖父之表第故清城府院君金錫胄
當庚申危疑之際手剪逆豎以安宗社其時臣祖父從弟範
華執送凶賊元老於錫胄遂得諸賊之情元老常出入逆豎
家得叅謀逆又常往來於範華家以偵伺錫胄動靜臣祖父
見其為人以為此凶人不可近元老聞而恨之及其執送也
出門顧曰使我至此者必是君從弟吾必有以擠之及其告
寃策勳後再入鞠廳則自以無復生理深惡錫胄遂誣範華

及臣祖父以為伐仇雪恨之地而證左則專諉於其徒姜萬
鐵萬鐵以為此皆元老之捏造誣告者也遂與面質元老辭
窮就服是故我先大王洞燭臣祖寃狀其寃初備忘略曰今
此元老所供引無辜之人陰售其奸計之狀昭不可掩及其
對質又下備忘曰今觀萬鐵對下招辭申家小無干預而其
他凶辭皆元老誣告等語明白納招則範筆等清脫昭然無
疑并即放送最後鞠廳陪辭答曰範筆以兵判之故為諸賊
所惡嫉其欲謀害之狀明白無疑今觀其供辭更無可問之
端前後備忘昭如日星臣祖父卑境得免於禍竄而得蒙再
生之恩者又賴先大王至仁至明之聖德也今尚夏之徒不
有先王之明教反襲元老凶言公肆誣辱此亦元老之徒也
至於搆誣臣父之說尤極絕悖其所謂奪嫡亂倫云者臣未

知其所奪者何嫡所亂者何倫耶無乃指臣從兄向來所遭
臺言而謂耶茲事顛末既有法府之文案臣不必費辭為下
此則彼輩所以誣毀臣家之首末而臣既暴此事狀夫臣曾
祖之於山人不合者初豈有他哉祇不過論其出處邪正之
別而已然臣曾祖既沒之後以至今日斯文變恠日甚國家
禍亂相仍端人正士無不中其機弩杆於文網遂命謹言清
議不聞於朝廷去道人心壞亂無餘非義之義非禮之禮肆
行而莫之禁卒之無父無君之論充塞一在毒遍於播紳禍
及於宗枋至於頤集逆出則又不特京下龜山之斥王氏春
秋之罪趙盾今其徒乃反提當時誣毀之目為今日醜辱之
資可見其勢之窮而其情之急也○訓將金重晃御將李奕
摠使李鳳祥○院總啓請柳星樞島配還叔依啓○六府

啓 啓慶尚水使李載恒以弘述至親為逆願禡禡行跡陰秘
身佩御押之密符出八罪人之圍離請削奪依啓○康津定
配人趙聖集處絞○二十日罪人李垞本府設鞠事左右相啓
曰此等罪人無設鞠之例今本府鈞覈允○定州遠竄罪人
李喜朝物故事○府啓慶尚監司李在瑾粧點衣裳殆類
夫人顏樣修飾違幅全無士夫風味且性本苛細以察為明
事多刻覈以酷為威為人如此其何以彈壓七十州旬宣之
責乎請罷職依啓○二月_二日持平尹容啓仗見副學李師尚
疏本則以趙女之巫盜端緒不為先問於金東弼盛加論斥
夫姑舍犯罪之趙婢先問遭慶之東弼揆以獄體寧有是理
耶若使有可憑問於東弼之端東弼職是二品亦經侍從則
在朝家事體固不可抹因與妖惡之賤婢對面證實况今獄

事未竟姑無可問者乎儒臣必欲先覈於東弼罪斥迨及於
臺地實莫曉其意之所在○五日_府啓副學李師尚平生行
已不出於貪鄙二字嶺藩歸來幕裨被替於贓物之交付湖
臬未赴邸吏先困於妖妾之求索芻豢悅口而牟利無恥之
人名登薦剋利慾膠心而市井駟僮之徒肩磨門庭且以日
昨疏事觀之其論金東弼李真洙事或近傾陷或近構誣用
意不羞遠辭詖僻其喜事乖亂之習誠可痛惡請削奪官爵
依啓○院啓項因書院疊設之禁至有請毀先正臣尹拯
已建祠宇之議噫先正之道德學問為今日吾儒之宗師雖
有數三加設處何必痛繩以疊創之律耶請遠收毀院之命
其他先賢之道學節行為士林矜式者併令勿毀勿煩○七
大憲朴峯恒疏救李師尚請寢刑奪又請尹容罷職○日右

相啓吏叅沈壽賢陞品差伴送使○十一大駕詣慕華館迎
勅○十三削出身死人韓重熙放胡○正言趙尚慶引李真
儒疏引避日夫以待賢禮士之道先從賢者始則有之未聞
毀院撤豆先從賢者始也如是而其何能慰一世士林之望
副朝家兼帶大之責耶○十六因臺啓緣坐罪人臨波金時
哲班咸悅金時逸島沃溝金時述白金堤金時吉鹿萬傾金
時訥島移配○十七南極丹停止加減滾疾丸製八○二十院
啓書院事依啓○二十府延啓故水使朴昌潤妻子泰登以
萬全之子締結集健昏夜去來恐被邏禁衣服冠纓一依朝
官貌樣僂人隨後燭籠前導雖夜深後直八寢所蹤跡陰秘
當時名官軍日夜聚會其家國言諠藉且昌潤為黃海水使
時四百租船運上來之說昭載鞠案泰登貸出銀子七百兩

之事著於秋曹文案許多報穀果用何處其交通凶賊與聞
凶謀可知請極違定配又請尹容罷職併依啓○二十左相
崔錫恒卒逝○王五弟臨吊傳表○二十朴泰登水定配
○三十院沈啓三凶毀家事依啓○三月一以大妃殿左邊
耳部下浮暈之候朝廷連日問安○三因臺啓寧邊量移罪
人洪聖疇巨減死島配○四領相崔奎瑞疏臣今臨死誠願
一陳本末昔皇明儒臣薛瑄見曹石勢盛謝病而歸瑄退之
後石果作逆曹則至於稱兵犯闕君父之危凜如一髮而瑄
若無一言處林下八年而終臣之無似雖不敢追擬古人所
遭之時適與相符妄謂進退語默之間自當有一定之則臣
於辛巳丁酉之際不得以一言輔佐聖躬及辛丑之冬禍機
迫於呼吸故相臣趙器耆隻手擎天乃至移書責臣勸其赴

急而言辭痛切可質神明臣執書以泣以竟夜而終乃以進
退之分為辭似此事狀果皆以復出五路字臣既以退自畫
語亡友而不赴君父之急及其既沒之後乃復進代其位乎
臣以暗昧去國負先朝又不赴國難負殿下然人之所以比
列於人數者以其自有一廢節今朝庭乃欲并棄其自廢之
志則臣將何所執而自立於覆戴間哉臣之疾病此後更無
構成文字之望臣之辭疏將止於是矣○吐右相啓正卿乏
人請李真儉金始煇陞品○吐政府翰林取才尹尚白綱目
略○大提學三點趙恭億李肇二點柳鳳輝姜覲金一鏡○
十八府啓金在魯等事停啓○都堂錄五點吳遂元四點趙
億隣洪廷相李真伋趙鎮禧趙最壽金弘錫李匡輔姜樸李
巨源趙趾彬尹光翼朴弼燮李普昱申致雲李匡德尹容成

德潤李真洙○二十府瑞啓吏判柳鳳輝天官度支有除軌

出春曹京兆無端固辭先朝議謚大嬪尊崇輕重自別而或
出或不出向者玉候欠安慈聖違和前後候班俱不進恭請

罷職不叙答勿煩堂劄任琬 趙論救柳鳳輝請李瑞章罷

職答劄辭得宜不可採納尹容又四月二禁府啓李坻事所

謂偽批必有中間做作之人坻所告洪得輝等令捕廳窺伺

而逐日嚴問徑覺可慮姑用日次之刑且觀譏捕形止而處

之○三府廷傑啓請洪彦度絕島安置前監司俞命弘全營

時郭姓禰禰趙哥營吏嚴囚覈實後其貪鄙不法之狀依律

定罪依啓○五引見時李真儒啓定州遠竄罪人洪禹傳聞
其走母年過八十方在全州母子相離情理慘然移配近南
地似好上曰依李先佐曰金山遠竄人尹泓其先祖文烈公

暹忠貞公集忠簡公啓俱著忠節而泓以盟祭不忝被謫許
其宥釋誠合十五可宥之義上曰依○洪彦度海安置洪
尚傳恭移配○十七自昌慶宮還御于昌德宮大造殿○三
日院師啓侍直趙恭億萬言論跪恠舉措被倡被觀其所為
若托狂自高要之平生實多可駭請改差依啓○前判書權
尚游卒逝○二十進士鄭鳳徵等疏文敬公尹宣舉與其兄
文舉其友俞榮隱居于臣所居錦山麻霞山下臨溪築室扁
以山泉壬午間俞榮通考禮書作為家禮源流而聯狀共討對
案互寫自首篇至終篇自大文至疏註兩筆相間不雜他手
其終始講確專精工彼此無間一郡親炙之士目擊傳說
丹本尚在於故家其所共論共編之狀若是的然俞相所謂
其祖獨編豈非萬、可痛乎兩家各藏一本而宣舉則就其

初本不住修潤四易萬而成之令作家禮完書其書曲折不
通不過如斯而彼權尚夏鄭澔之徒獨何心腸乃於序跋肆
其誣悖一則曰蘊張手段一則曰付托匪人誣辱尹極歸於
掠美之域仗願取序跋昇火永雪譏誣○故院啓請丞寢賓
愛希載終卿子希載放釋之命因張奴京男擊勿煩府啓又請
還收勿煩○三十府閩長啓明凌誌文亞削願賊所製更令文
學之士撰進依啓○閏四月日院啓李仁復頃於權凶柄國
舍默為容受其吹噓改紀之初乃以去所謂四凶等語筆之
章牘夫願集健采不欲直斥以四凶又復加之以去所謂三
字者其意果何耶昨疏又以先正以二字粹然加之於許穆
請罷職不叙李瑞章攻銓長柳鳳之啓全出於禍心請削職
○七任墮全量移○二十善山配人申摺物故○二十摺紳

疏金姓官人事○二十誌文改撰事右相李光佐議玄宮至
近處穿掘未安只為改撰付諸史官似宜領相崔奎瑞議誌
文改撰雖甚至當埋安一款亦極重難上曰事體重大安徐
○二十百官疏金姓官人事○二十前御疏宗班疏二十○
八日府啓廣興奉事李公胤朝廷公會體貌可駭內院議藥
之時輒托病不來累次招呼後八來議藥之際如瞶如瘖
無一卞論全然無忱誠精究之意顯有厭苦急忽之態請劑
版勿煩○五月一日大妃殿進宴○二訓鍊正金浚等疏○七
館學疏李夏完等○十持平李匡德疏豐昌府夫人移寓驪
湖年既衰邁子姓淪亡目前相依只有一閔鎮遠耳鎮遠又
得罪遠謫三年未還若或一朝溘然母子不得相見不特府
夫人私恨無窮先妃在天之靈宣不怛然痛懷也伏願特放

鎮遠之竄別遣近臣諭還京第另加誠禮豈不幸甚○十二
正言黃晷啓陵誌改撰上曰依又啓三十李匡德身為執法遽
請閔鎮遠宥罪請遠差依啓○十九戶判趙泰億疏陵誌改
命他人事若從速撰進○二十院陳啓公山居前縣監金定
吾前察訪崔益秀以逆魁郊育三凶仗法後定吾迎哭路左
又於討逆武科同里人張文煒應榜到門也乃以逆事非逆
而強謂之逆有何稱慶設科之事乎此科得忝人不敢八里
中使不得接跡請并拿鞠嚴問依律定罪依啓修撰李匡輔
啓李堦以逆健友婿鎮遠姻親密附凶黨見棄士類討逆庭
試禁其子終不至赴令施遠配之典勿煩○六月二十府真
啓願健兩賊之父書院獨享者毀其院配享者黜其人依啓
○七月四備邊司啓觀此判禁柳鳳輝疏李惻事趙恭呂則

以為參見於李華重華重則以為袖來於炯家炯則以為刑曹退吏洪得輝過去出示仍為騰置云而刑曹吏案既無此人捕廳議察又無蹤跡則階梯已絕矣炯以騰置之人其中措語全然掩諱若非渠自做作亦或知其出處而故為傳播陷於死罪雖虛妄之人似不為此之真疑獄也極邊宜配似宜尹時澤持襄八場健不過全家徙邊云李炯則絕島宜配尹時澤流流三千里李園春李星彩德興遠配二十翰林取才趙迪命通朴文秀李喆輔申致謹略二十院師得啓東萊府使尹游於監司金東弼視之蔑如稱以吾之末望監司何以監司待之狀報之間慢辭侵責接待之際悻說凌轢且於延命之時發怒於正門之不開至於捉其營吏其凌踏上官體統大損請羅職○院啓請李炯嚴刑情李園春極邊

充軍李星彩島配勿煩○右相啓黃監金始煨以三寸叔少濟為新溪縣令辭免誠極不是請從重推考牌招始煨遂謝命二十院師得啓刑判金一鏡發怒於辭疏之不捧至以不解事時議俯仰等語侵責喉院其使氣凌人固為可駭承宣對疏直以街巷賈豎叱辱等語蹴踏重臣惡言相加禮讓掃地請併罷職慶尚監司金東弼放未放啓不論負犯關係置之稟秩至十餘人之多且周恤論客加保親戚出損官穀饋問忒厚請羅職不叙依啓○八月二自七月二十日藥房啓即聞醫官所傳自上有微感之候自三昨水刺厭進寢睡不平頭部微疼云請八診診水刺厭進寢睡不平頭部微疼一樣矣再啓診退後與諸醫及儒醫議定涼膈散加黃連炒一錢三貼製八前進紫平湯令姑停止二十一日答藥房曰如昨一樣矣二十三日

答如昨一樣矣涼膈散更加滑石三錢三貼製八二十四日
答如昨一樣勿為八診再啓聞八侍醫官言脉度滿靜頭部
微疼水刺厥進一樣云涼膈散姑傳更規夜間動靜知道二
十五日藥房啓諸醫皆以為水刺厥進累日未減此是暑溫
所傷清暑六和湯三貼製八二十六日答藥房曰湯劑進御
水刺一樣頭疼少減寢睡安穩勿八診二十七日答湯劑進
御水刺厥進若差減頭疼微減寢睡安穩勿八診至今日連日
以一樣為答
○府東瀛啓禁都金守文挾其方技善於媚人主張私院立功
於健命代述科製结交於濟謙凡於狀賢毒正無不據礮擔
當或通或疏輒出其手以為發身之資至通蔭仕請削版依
啓○三答藥房湯劑進御水刺寢睡頭疼寒熱之候一樣○
金川量移罪人任墮物故啓○四答寒熱差減寢睡不安水

刺厥進頭部微疼一樣○五答湯劑進御諸節一樣○六答
一樣申時昌慶宮環翠亭移御○八答湯劑進御諸節一樣
藥房啓聖候彌留多日臣等率醫官並為直宿依為之○九
答湯劑進御寒熱煩惱口痰惡心之候一樣水刺厥進頭部
微疼與昨一樣寢睡不寧勿八診○右叅贊金一鏡疏臣陳
情乞骸顛俟監臨獲遂東歸之願矣恩批又靳臺章峻發前
疏所云精銳之伏今果出為風颺倏至即日歸田臣之今行
誠出於七旬杜門一味悚感之餘雲山盈眶香稻滿野巖鳥
翩、澤魚潑、在臣私分豈不快活也哉但遙辭丹闕不禁
焯、之懷秋霄無寐有淚盈襟人非之極鬼責亦隨傷暑餘
疢轉成癘氣糜粥不下藥物罔效昏、綴、時、瘧室荒村
冷寓夜雨蕭、伴燈呶唔徹宵崇朝忽仗聞玉體欠安比前

有加藥院之臣半夜留門百僚憂違庭班更設臣身伏遠外
心神飛越瞻望雲霄禱祝日夕念臣執性多滯獲戾當世必
欲迫遂乃已到此地頭不思歛避持論英銳之士必將以無恥患
失之一鄙夫擔筆句斷勘成重案於斯時也殿下縱欲憐臣
而曲庇終有不可得矣臣亦欲抖擻脫灑碎難以此類恒人
顧安得周旋於香案之前雍容於政堂之末少輔國事之萬
一也哉臣既灼見于此無寧丐得七尺之軀於君父仁愛之
天始遠千仞之坑於溪山靜散之地會值國家有事隨遇盡分
大則躬赴小則疏列至夫危急存亡之秋臣固不敢退在而
緩步也○^{十一} 荅如昨一樣頭疼小減寢睡不寧勿八診○^十
日荅與如昨一樣再啓諸醫皆以為水刺厥進之時連進苦
口湯劑亦為可問始為停進更觀症候宜當云知道○^{十二}

荅寒熱煩惱口痰惡心水刺厥進一樣頭疼小減勿八診○
^{十三} 荅諸節一樣厥進差減頭疼小減勿八診○^{十四} 藥批
一樣○^{十五} 藥批一樣厥進頭疼小減後一樣寢睡不寧○
^{十六} 藥批一樣藥房啓仗聞醫官所傳脈候尚今帶數小便
亦不長利柴令湯元方中去桂心加小梳白芍藥各一錢黃
連七分連進三貼宜當云知道○^{十七} 藥批湯藥進御寒熱
煩惱口痰一樣惡心小減水刺厥進頭部微疼益減寢睡不
寧勿八診○^{十八} 藥批湯藥進御寒熱煩惱口痰小減水刺
頭疼益減後一樣寢睡不寧勿八診○^{十九} 藥批一樣寢睡
安穩○^{二十} 藥批一樣○^{二十一} 去夜藥房口傳啓即聞醫官
言有瞞間不平之候下問云即率諸醫八診傳曰夜已淡矣
勿八診招見醫官又口傳啓連進童便後症何如瞞間有開

利之效乎傳曰童便進御後膈間稍開利矣再啓曰診退後
諸醫皆以為猶有挾感藿香正氣散當連進云故煎八〇^{十二}
二藥房啓仗聞下醫官之教腹部一樣而泄候不止即今或
有差減乎水刺或有所進乎趁早八診議定湯劑再啓曰診
退後諸醫及儒醫皆以為泄候最悶藿香正氣散姑傳黃苓
湯加防風一戈連進三貼宜當云即為製八知道〇^{二十}口
傳啓聖候有加命諸醫八診臣等亦即刻八侍依為之再啓
曰診退以為聖候全廢水刺今至積日而泄候又頻數此最
悶慮粟米飲既再次煎八有難兼進湯劑黃連湯姑傳更視
晚後亦情議定宜當知道荅藥房曰諸亦一樣厥進一樣八
診時都提調李光佐啓本院去差備稍遠自今日移住司饗
院依為之三啓曰再次診退後諸醫皆以為粟米飲連為進

御湯劑則更觀明日議定云粟米飲更為煎八五更藥房詣
閣下外口傳啓臣等持進御茶飲來詣閣下即請八診依為
之〇^{二十}藥批諸亦候一樣再啓診退後諸醫儒醫皆以為
倉法門桂皮麻黃湯最宜於泄候進御二貼宜當云即為煎
八知道傳曰二十六日移御于昌慶宮建極堂政院知悉〇
藥房啓仗聞有醫官八診之命臣等亦八侍知道〇王五弟
因內教下令曰錦平尉朴弼成忠勳都事金後衍司饗主簿
沈維賢僅八侍全成君混礪山君枋亦八侍事分付〇王五
弟下令曰宗廟社稷三角木覓等處祈禱祭即刻設行〇內
教咸原府院君魚有龜起復八侍事王世弟聽教下令〇政
院啓兩司城上所依例使之八來〇上大漸兵房承旨達辭
令曰宮城扈衛急速舉行〇二十五日丑時大行大王昇遐

于環翠亭○王去弟下令曰當被髮乎否乎問議儒臣○吏曹摠護事李光佐殯殿都監提調沈檀李真儉李明彥卽廳八朴澁趙鎮禧曹夏章朴弼禹尹志益沈維賢鄭錫範沈宗真守陵官洛昌君樞國英都監提調趙恭億金一鏡李世最卽廳八趙遠命沈峻黃命錫韓配休韓師億吳遂郁尹熙啓金始禧山陵都監提調吳命峻沈壽賢李師尚卽廳八尹聖時金尚奎申迺李顯道趙聖壽李馨玉尹斗駿姜世流○政院達院相當達下而領相在下只有右相何以為之今日李光佐替行○禮曹達被髮問議則以為臣等按五禮儀斬衰喪服條有王去子大君以下被髮之文卽下之於大行大王既有繼體之儀則衰服之節一依五禮儀舉行恐合禮意云今日知道○禮曹達兩司成給起復帖于魚有龜則有龜呈

杖以為表人八臨君喪服其所服衰麻及布頭巾恐為得宜云今日問于大臣禮曹達右相以為衰服乃私服何可服此而八闕門臨君喪乎惟當服起復之服此外難容別議云今日依議施行服成服八直金浚行亦成服間別八直○令曰小斂明日進行○龍正時未正初刻○易服後大妃殿中殿世第宮藥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六朝百官奉慰問安答曰因極○吏曹視殿叅奉李榮沈碩賢山陵叅奉權世經李益炆○政院達武二所未出榜試所文書令叅試官晝夜輪直一兩榜目昨夜未呈今姑留院○令曰攢官宣政殿排設○藥房三提調待罪令曰安心勿待罪○二十小斂正時未初二刻_{初以}○禮曹副位單子令曰今遭崩天因極之痛又見不忍聞之單心膽如裂但有無生之心此單遠給院相率

百官達曰天崩之日即下即當副位而四朝攸行皆在成服日故謹啓成典節目修八遷給之令死不敢奉承今日一死之間再見不忍聞之說肝膽若墜不能自定更勿斯言小慰予心兩童子遽下政院三司連為劄達院相率文武百官連為陳請○小欽後三殿問安答曰因極○三殿進粥啓辭大妃殿若當強進中殿答此時一身何可顧念世第欲勸勉矣世第答雖未飲粥姑無添傷禎勿慮焉○二十院相率宗親文武二品以上啓曰謹奉令旨樺宮內廣之不足至過二寸事勢因措孝宗國恤時樺宮內廣之不足其時領相鄭太和等建議附板以用會議懇講皆以為事勢至此樺宮附板既有已行之事今亦更無他道云答曰仰稟坤殿則既有孝廟已例諸臣之意又如此附板用之為宜為教分付長生殿斯

速舉行○政院達領相崔奎瑞來詣闕外令曰今聞首相近詣闕外哀痛之中不覺小殿即為八來之意承旨傳諭偕來○政院三司及院相率百官更請納副位算子五達答丞傳斯達小慰痛切之心○八日領相書啓垂死之狀近侍日覩末由趨承准命惟願縵命速盡令曰國有大喪院相不備到此而不為哭臨於御床之邊卿豈不為恨哉候氣小間八來○院相達曰國有大喪首揆為院相左相為摠護使首相既八來院相不可不即為達下令令曰院相先為達下○領相啓臣情事不敢提達於荒迷之聽進詣禁府以俟處分令曰勿待命事傳諭○副位算子院相率百官八達政院三司九達令曰上承兩聖之旨下副鎮日群情之懇強抑巨天痛切之懷勉從卿等殫竭之誠○明日大欽正時辰正奉下樺宮

未正○司直李仁復疏王大妃服制儀註以齊襄期年云此禮何據也惟我大行大王以肅廟長子承列聖正統作廟社宗主則今茲大喪慈聖所以受服質諸禮經真所謂嫡子齊衰三年者也議者雖以國制為言而此亦不然顯廟之末年覺悟肅考之遵志釐正者獨非已行之國制乎况端懿王后喪兩殿服制改以期年不用大功者蓋取嫡子三年之義則其所重實在於今日而今於所重之地乃反殺而行之者抑何意哉若曰問于大臣知禮儒臣稟處右相以為該曹磨鍊專用國制孝廟顯廟昇遐時慈聖服制連用此制乙卯年間雖因尹籟之言有改磨鍊之舉而厥後端懿王后喪聖批明以國制為斷其所改正亦不出於國制則蓋取三年之義云者何所據而發也敬遵先朝最後批旨之外無容別議贊

善鄭齊斗論今者雖以先朝為言而其時辨論只在言者而其所遵用惟有國制臣於昨年略有所為說今何敢別議至以端懿王后期制為說此則古禮大功國制期年而國制之服長子長婦並在期年先朝取用蓋亦以此今特指為三年之義者何也○禮曹啓王大妃平復庭試姑待卒哭後改擇日舉行依為之○未時太白見於末地○二十日大斂後問安○三十日百時雷動兩電狀如小豆夜自一更至五更電光○三十日成服卯正○成服後問安答因極

甲辰八月三十日午時世弟嗣位○頒教文天胡忍於降罰存邁大喪國不可以無君勉從羣情至哀難抑寶位何安恭惟大行大王稟質寬仁因心孝友居儲位卅載國人切願死之誠撰朝政四年聖考有分勞之喜潛孚寶德履至艱而終

貞默運神機回極否而為泰玄穹廣覆園品物而咸亨白日
高懸廓氣翳而迅掃蓋游賦聲色之一無所好故故令施為
皆得其宜不顯不承庶幾復三代之治不興不寤奄失夢九
齡之徵誰知半夜之間遽承憑几之命不幸五年之內再抱
遺弓之哀悶予孤嫫罹此酷罰膝廬哭泣猶命戎之未遑周
作冕裳宣纘承之可忍雖百僚籲誦之益息只增悲懷願兩
殿勸諭之特勤敢遂初志倫兄弟而義父子固至痛之無涯
承祖宗而主臣民奈渺躬之難任秉桓圭而想桐葉之戲臨
法殿而悵夢樓之空慕切羹牆思不忘於繼序憂深淵咎樂
何有於為君履尊位而牀然驚心瞻禔儀而潛焉出涕先王
之盛德至善詎望追繩列聖之大業鴻苞祗憂荒墜哀勛華
之德陟國將何為若仁明之相承予敢或擬肆揚中外而敷

告嘉與士民而同休雖舊維新政當善始之會滌瑕湯垢聿
布並生之仁維安危理亂之幾罔不在於初服顧協贊維持
之力是所期於羣切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趙
恭德製進○府啓
大行大王初屬微恙而莫知靈寶迭試攻補之劑遽至因極
之情請議藥諸醫并命定罪義盈主簿李公胤必樹已見迭
試攻劑大漸之際欲為診脈則公然退去偃卧於永徽殿齋
室請拿鞠嚴問依律處斬大漸之日魚有龜以生布帽帶詣
大內而政院未能檢察承旨重推並依啓院啓諸醫事李公
胤事同○院相因諸醫啓待命禁府勿待命事傳諭○政院
啓院相依例出罷傳曰因為直宿○九月一日告訃使密昌君
檄李真儒金尚奎○領相崔奎瑞書啓曾在肅廟朝自絕于
天退遯荒野辛卯蒙擢判義禁諭以卿之去國今已十三年

矣予亦有欲見之心卿獨無是心乎臣以遠收資級則當進
天陛為對而終未蒙許厥後聖體違豫進仕闕外未忝候班
天崩之後亦未得進哭闕庭及大行御世猥蒙台司屢被徵
旨以不忍異同於先朝為辭遜之第一義若欲瞻仰清光只
有致仕一線路耳以願得致仕二字得以遂納告身以終先
朝屏退之義仍以令辰慶節得奉朝請陳疏仰請未蒙恩許
終不得一瞻威顏以至於此今臣處義不可以職名復八九
陛若蒙下燭則庶有一近象魏之望云○權聖徵方震夔白
興銜玄悌綱許玷金壽燿李公胤拿囚○大行大王謚彌德
文翼武純仁宣孝廟彌景宗殿彌敬昭陵彌懿陵○誌文製
述官崔奎瑞書寫官尹淳○謚冊製述官趙恭億書寫官徐
命均袁丹製述官金一鏡書寫官李真儉寶篆文書寫官李

去最表石大篆書寫官李世最陰記書寫官李真侏虞祭題
主官李去最謚杖製述官李光佐○謚杖略曰僖順王久無
嗣續以戊辰月日生王遂以嗣王妃閔氏子之如漢明德后
故事乙亥齒學丁丑請封乙酉辭傳位之命丁酉代理即位
三年冊世弟相臣將臣謀為不軌王略不施聲色誅討如法
王性沈厚弘大有威斷平居言笑絕罕人莫測其際粹然無
嗜欲累拜色游畎宮室輿馬財寶咒玩禽獸花卉都無分毫
役心凡人所日用喜者無一嬰情其視千乘之貴且富漠
然若未始有誌文曰王德宇渾厚兪度沈凝不言教成不動
而化行如風之偃草若雨之潤物庶幾乎媿周成康較漢文
景不吊于天盛德未究此一邦臣所以持窮天之哀抱沒世
之思者也○曰右相請對時傳諭領相曰東漢之嚴子陵雖

不仕亦以布衣八未予於元老何必慮之以不願之官爵望其著冠束帶而造朝乎若以愛服八未一見小子之面則其幸當如何哉○九兩司啓若金姓官人事丞停勿煩十日○

三司

府李明秀柳時模李去輔朴胤東院李廷傑趙尚慶韓師得王堂金尚奎趙遠命吳遂元李元輔尹容中致雲

法廷相全弘錫成德潤李巨源

請對明合啓各陳所懷以君親父兄之讐為

言上曰先朝以為凡賊招或不無死中求生或不無胡辭亂說掌膳不知幾許人實難查出此教明之在耳先朝既以實為答宣以有為無耶周未有文勝之弊今日即傳宣非質耶予今盡言之乎後若又爭執是誠意未孚予甚愧之更勿煩瀆○十一金姓官人事傳陪○二十公除問安○禮判李真儉啓尊奉私親之舉新建廟宇官供祭需修墓道置守戶當依仁嬪例而爵踰自上旨教可以奉行矣上曰私親平日小

心謹慎為推報之道爵踰依仁嬪何必大字為尊崇乎墓道

予親自修治今無更修祠宇待民力稍蘇祭需亦依仁嬪例

○卜相柳鳳輝李肇左議政李光佐右議政柳鳳輝○兵判

趙恭億戶判吳命恒品陞○二十謝恩行司直崔奎瑞八侍時

相職勉副致仕奉朝賀崔奎瑞○二十備堂八侍時合啓追

刑事上曰既死之人不宜追刑此是先朝寬大之典勿煩院

時啓申銓事柳星樞事高鳳獻事李垌事並勿煩○李公胤

極邊定配後因金啓公胤供辭自八月二十日症情添劇泄

患兼發故二十三日夜用粟米飲人蔘九錢二十四日晨後

用一兩重獨蔘而少無效遂進桂枝麻黃湯或冀萬一之效

○三十謝恩右議政柳鳳輝○十月二謝恩奉朝賀崔奎瑞

○正言曹命教上九條疏有曰故名臣李後白之叅東銓也

族人有求官者乃出示冊子曰吾錄子名將以擬望惜子不若不言可以得官求而得之非公道也故文正公金尚憲之為相也有聞帥問遺四十扇者留其十柄而還之○夜對副學朴弼夢曰送婢事三年爭執遽至傳啓胡辭亂說等教後獄情疑難且殿下疑之嫌之有何忌疑之事乎上曰上款是先朝之教疑難等語何所據也且護送之謂送討送之忠所謂忌疑云者不覺自歸於碍逼予實未安未晚也弼夢汗出添背而出○三卜相李肇加卜趙恭億落兵判沈壽賢○八備忘記負犯雖重昨年特放聖意有在此以累形於言教今已放遠一哭都下則矣但予遵聖意抑亦聖后之靈亦必欣慰閱鎮遠特為放遠政院覆逆勿煩府會啓請寢答以予以先后惻然為教而臺臣則以為先后亦必痛惡有若較爭者

然尹會削黜○十謝恩石議政趙恭億○三十王子封爵師傳差出王子真敬義君師傅沈銷朴師任趙龜命○十一月十大清州幼學鄭奎相疏請先正臣宋時烈道峯復享先正臣權尚夏復官爵政院措啓傳曰此疏遠給○幼學李義淵疏大行大王以大聖之旨不幸有倦勤之疾先朝顧命之群臣浹惟宗社大計奉承東朝聖教策我殿下於儲位以定邦國之大本協贊庶務此誠唐虞盛事而惟彼羣小以半夜蒼黃陰移天位等說動擾民心而北門潛入竟遂其計雍蔽宸聰釀成奇禍喬木世家斬戮無餘而至發禁庭喋血之言其設計之慘毒有不忍言在今殿下之責莫先於巫正羣小墮蔽之罪以明身丑以後事皆非我先王之意以明春秋必討之義而臨數月一向泄至於斯文是非肅廟之遺教昭而出

徒無憚於黜辱尹志述之忠直抱冤士林之流涕至今而復
 享之典廢直之舉尚未即行此非招安之端耶○備忘記今
 見此疏一篇精神專出護黨到今不可引之說明辭起頭噫
 身且之教追惟至今心驚痛切抑何心即為遠給意朋黨甚
 而是非不明雖日上十章字則不用○玉堂李巨源李真沐
承旨李明祖史
 官洪景輔朴請對時巨源曰見義淵疏又見備忘切有所懷
 其疏所謂半夜蒼黃似指柳鳳輝疏語也國本之定何等重
 事而昌集輩舉措如此其所謂半夜再請者只論其事體卒
 遽而已所謂陰移天位即韓世良疏也聖復疏時殿下引接
 官僚涕泣沈瀾世良疏蓋亦仰體殿下當日心事矣北門潛
 入蓋指趙恭考請對事也其時先王御進修堂由宣仁門者
 取近而入凶黨乃比之神武之夜開至欲鞠問今此疏語一

串貫來至於禁庭喋血金一鏡教文中語也蓋賊招中有宮
 城陳兵而非黨類者蓋殺之故有喋血之語古人如此文字
 何恨而欲以構陷豈料聖明之去有此椰子光事也最可痛
 者以先王有倦勤之疾為言又曰辛丑以後事皆非先王本
 意此今日所發之言哉以此凶言嘗試上意而若不快賜處
 分羣凶將接跡而起君臣倫義由此盡壞矣真洙曰自古人
 君有叅決之議者唐順宗宋光宗而已惟我先王聖德如天
 有何不能視政之疾恙而渠敢以倦勤之疾非先王意等說
 誣之耶昇遐之日無知百姓未及聞疾患之報粹奉諱音莫
 不號呼哀痛而極意厚誣如此今殿下以黨論為教豈以求
 言之下難於加罪而然耶上曰儒臣職在直言今日黨錮之
 弊以為有乎無乎辛丑事究其所從來亦根於何事耶狂妄

歸之狂妄不用而已此何害於國耶何必極罪之之為快也
諸臣迭進請正義淵之罪上曰前下備妄遠八當改下矣備
妄記遠八傳曰更覲日昨批旨好惡之意自在其中今以強
為更作則是不誠也顛倒也方以務實責羣下而先自不誠
之事予不為也原批遠下焉○七大諫權益寬疏義淵疏專
在於誣大行期殿下黨法逆陷庭臣之計殿下惟以護黨目
之夫策殿下者曾出於兩宮而羣臣敢懷貪天之功要得定
策之功今去黨餘孽潛相揣摩妄以為我殿下有定策之功
貸其謀逆之罪暴揚辛丑之事以為眩惑君聽寢幻忠逆之
計夫以大行之體親萬機而追疵以倦勤之疾天威奮勵屏
退羣醜而宜歸之非先王意其宗煥去逆厚誣先王之罪置
之極典使一查昭然知君臣之分焉答曰此等說揮而不用而

已加以以戾不亦過乎今以定策忠子等語有若予因此而
容貸者然皆由誠意不見字之致○金浩李巨源李真洙疏
○府啓李義淵疏至去極悖先大王因心之友受授明白
而義淵全沒先朝之至德盛意隱然以定策大計全歸於仗
法之凶肆而先大王受授之節略不概見下一倦勤之疾等
語以為誣讒之資又謂辛丑以後事皆非先大王之意果如
其言四載之間大小刑政果出於誰而欲置先大王於何地
乎義淵亦一臣子當仙寢在殯之日厚誣先朝至此臣等義
不欲與此賊共戴請拿鞠嚴刑以正法答不允○左相柳鳳
輝疏答曰向年卿疏斷無他伊時卿疏適出於不安之中
故章句之間適有不審之處追思至今心常自歉雖有觸予
之言予何介懷而况不然者乎予於平日不遷怒之訓未嘗

不歎服况初無可怒之事者歟予於大臣少無間然而義淵
敢生間君臣之意敢以此事首提下語誠甚痛惡卿其勿辭
即起視事○領相李光佐劄荅卿之貫日之忠予已詳知於
卿無不安之端即起視事○八吏判李肇疏臣亦隨諸臣後
從宣仁門八云○八恭贊金一鏡疏頌教文中四字其時臣
日晚承牌蒼卒口呼之際語到宮城陳兵蓋逆案有宮城扈
衛非其黨蓋欲殺之語將欲形容其事昭宗紀司馬光歷叙
李訓鄭注事涉血禁塗一句依俛憶得涉塗之塗蒼茫不記
臣乃認塗為庭呼涉為水邊某字李太元適在座顧臣曰此
足邊非水邊也遂以蹀字書之教文所謂倘或遂宮城之陳
兵抑何免禁庭之蹀血云者是也古文斷章取亦自有焉今
推覓一二字來歷以為陷人之計云云荅曰無倫之言何足

為嫌○右相趙恭億請對時上御無忌閣恭億進曰義淵疏
絕悖大臣陳請討之義殿下以日貫之忠廢之大臣劄以民
彝墜人紀絕翼聖明處此而聖教無一字下荅大臣為國家
討罪而不得請則有可去之義何可行公守義淵疏語不多
而意極凶險為人臣戴天履地豈敢以辛丑以後事非先王
意等語筆之於書肆然進於天籟哉罪閔綱常決不可置大
行大王不幸無嗣天意人心不歸殿下而何歸守禮記曰君
老不附太子蓋所以別嫌也漢時竇憲以定策自以為功唐
時宦官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誦人君天與人歸臣下
豈敢貪天為功至於辛丑事非實出於為國以後未逆招觀
之涿郡劉備掌中蒼字至於封上德讓之謀其要皆在推戴
願命國家既定其罪則凡今臣子豈為營護計哉義淵何人

敢右謀逆之論至曰北門潛入竟遂其計所謂竟遂者未知何事釀成奇禍者豈非無倫乎殿下不以定策為功孰不知之而出徒妄自忖度而有此言是不知天日也義淵之言詎及先王為先王臣子將為忤詎趙盾非弑君者而以其止不出境反不討賊春秋以弑其君今義淵公然為詎上不道之言如此而不懲國不國人不人矣承旨金東弼德陳之上曰粵在辛丑遽承儲貳之命其時心事何可言之乎之此心神明可質祖宗下鑑予在邸時以孤竹清風四字書諸壁上尚今在焉上體慈旨及大行盛意宗社托付之重遂至於此一念戒懼何可盡言義淵以甘心死黨之輩染於黨論不覺為護逆之歸臺啓則請以拿鞠而此異元惡絕島宜配東弼又曰凡於堤防堅持勿撓而無故之類漸為收錄以示蕩平之意

豈不幸甚上曰承旨言好矣不犯逆之類蕩平用之則尤豈不為明其逆之道耶○九清州幼學宋載厚疏請先正臣宋時烈復享權尚夏復官又請一鏡鳳輝之罪正之此一改元本拱之未如何故有曰殿下事示弱言受制彼輩則每事嘗試百般窺測若此不已主勢孤危去徒充斥將有難言之慮又曰半國簪紳舉移領海三年謫替無一得釋兩朝禮遇之儒賢顛死道路九十癯老之重臣僅囚海島甚至哇之童亦被行遣各投窮海骨肉離散行路流涕以至生為元勳國舅之尊者死為飄零無主之鬼翼凌在天之靈必傷痛於冥之中至於閔鎮遠特放聖教息惻而尹會一啓詎及先后削出亦云未減而諸臺日事連啓徑喉司相繼營救噫國賊未討主詎莫伸而簪履舊臣從班出八之人或戾伏近郊或奔哭都下

者不為不多而舉皆畏縮逡巡默無一人言者臣切慨然傳
曰遂給○奉朝賀崔奎瑞留疏臣感激聖教姑俟因山日昨
有人投疏誣辱先朝臣心寒膽豎繼以涕泗意以向來逆賊
謂有為宗祀之計則其將寘大行朝於何地殿下誠孝之感
動人如此而梓宮在殯乃有如許之疏甚矣人心之難化也
臣久滯都下忍聞不忍聞之說只當掩耳而走○東學訓導
李鳳鳴疏嗚呼是日國勢尚忍言哉殿下以三宗血脉先朝
同氣恭考先以冒嫌出見等語倡之前違殿下八承儲極鳳
輝繼以驚惶憂感等語發之於後論厥凶逆者輝為魁逆豎
妖婢表裡糾結恠毒大禍迫在呼吸而慈聖諍教沮不得領
示先朝特旨慢不即舉行為求情跡因非謀危中一串出來
至若一鏡蛇蝎禽憤世襲其惡特以向來教文與疏語言之

一則曰懷刃鍾巫一則曰喋血禁庭噫鍾巫云者即魯桓公
弑隱公事也傳曰羽父請弑桓公實與之同謀喋血云者即
唐宗殺建成事也溫公曰推刃同氣喋血禁庭秦王忍為之
相殘此舊史之實書先儒之厚刺也骨肉間大寢千載昭不
可掩則渠何敢引用此等文字於代換與封章陰斥顯逼於
聖躬恠誣亦及於先朝乎逆心賊腸路人所知而滿庭臣僚
視以例語金東弼一人稍欲自發於同套議上一疏旋觸眾
咻此輩忘殿下護逆鏡之罪可勝誅哉者輝罪惡想殿下已
洞燭而賊鏡凶逆或未及察歟鍾誣喋血等語試詢于大臣
諸宰喉院三司果皆曰引用得當則臣當誣陷之罪如或引
用失當則賊鏡其可逃惡逆之戮而卿宰三司亦安逃忘君
護逆之誅哉伏念肅宗大王臨御四十年討凶逆正倫常闢

邪說崇斯文大處分可以百世不惑也顧今去逆肆而倫常
乖邪說熾而斯文危華陽之御墨未乾道奉之享議遽撤使
累朝禮遇之賢被蟻及此使羣凶惡逆之輩恣臆如彼嗚呼
痛矣倘使我聖考尚至今御去斯文豈有此厄去逆豈有此
肆乎臣瞻望明凌不覺血淚之沾襟也傳曰今觀李鳳鳴疏
構捏大臣不遺餘力噫兩大臣之銜無他業已詳知此輩
甘心死黨有此投疏誠極駭異原疏遠信○持平尹容疏請
討李義淵事正言金浩疏更申逆淵去鳴德討之請事遠持
去○備忘記金一鏡蝶血禁庭懷刃鍾誣春秋綱目所書者
何處予則雖不足恤其大行朝盛德何所為如是去悖其在
礪廉恥之道不可仍置削奪官爵門外出送○日奉朝賀崔
奎瑞晨向龍仁○政院李重述啓金一鏡削黜之命不勝惶

惑憂歎教文疏章中所下文字雖以其自下疏觀之古人之
用此等文字者亦非一二名卒應製之際要不過為無情所
致今因鳳鳴構捏乃有此臣子所不忍聞之嚴教夫以言語
文字罪人實非聖世美事仗乞巫收金一鏡削黜儒臣違職
之命傳曰此予今舉欲以明妖惡職在近密不悛黨習良可
駭也○校理吳遂元疏請討李義淵○應教趙翼命疏請討
義淵有曰顧彼一凶豎乃敢以唐虞盛事隱然歸之於元惡
大慙有若門生天子定策國老者然此不特誣先王其為辱
殿下為如何兩大臣之被誣非不至寃而惟此先大王受此
曰極之誣則諸臣亦何可暇論也答已諭於憲臣之批尹容
鳥配何必甫疏因義淵去悖之說先王尚受云語甚不擇誠
殺而後已可異也○司直李明彥疏孽臣義淵疏一篇精神專在於扶

護凶逆而誣及大行豈料願集餘孽復生於今日猖狂至此耶辛丑之變殿下在東宮親所見聞者未知殿下果以此事為何如耶自古凶逆若董卓桓溫顧其意何嘗在於獻簡也哉向日願命輩之心不在殿下而實欲假殿下為名若漢獻晉簡以濟異日之凶苗耳掌上養字之書示暗中宮姬之毒殺即其驗也如使此賊之計得行於異日則大行大王其能保有天位而殿下亦安得至今休耶設令此輩無異心於殿下殿下伊時卒受此輩之擁立則殿下之心其果安能於此而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亦將謂殿下何如耶豈嘗以凶徒之所擁立者有所假貸於此輩而敢以小人之心妄揣聖人之心故為此嘗試之計敢以倦勤之疾等語肆然說出以實健命輩奏文之辭又曰辛丑以後事皆非先王本

意仙竊未冷恣意抵誣若是無忌臣切痛之當時先王所倚仗唯一趙恭者先王下教有斯速八城以扶將亡之國之語其受制強臣聖躬之危逼可知恭者於是洒泣登道排闥請對卒能還寢成命厥後三手凶謀次第綻露仗法而今其餘孽尚在募得不逞之徒庸為敲撼之謀殿下不惟不罪乃反歸之於護黨之科臣誠不知殿下旨意之所在也伏願設鞠嚴問案法處斷以慰大行之靈荅曰已諭於憲臣矣○護軍金相玉柳復明等疏一鏡貫盈之罪有難毛舉而躐血禁庭之句懷刃鍾誣之語尤極凶惡闕牆推刃變亂罔極逞謔謀弑凶禍叵測此兩事皆是天倫骨肉間大變則渠何敢引用於代撰之中肆然筆之於章奏之間措斥上躬誣及先朝指意陰慘逆心彰著何幸殿下始燭其情狀略施削黜之罰而聖

教惻怛莫不感泣而惟彼黨與盤據近班極意營護宜亟將一鏡快正邦刑護送諸臣一倖竄出荅一鏡已削黜護逆人亦罷職何必戮之而後始正王法乎○十一傳曰辛丑十二月日記八之備忘記噫一鏡教文中語靜而思之不覺心裂叫呼殞殿寧欲溘然絕島安置初配孫島下嚴教改旌義當日押送伊覆送承旨削黜○前郡守李鳳翼疏李衣本以梟獍陰匿之性久居將任恣行眩臆手段濫滑軍需榜然締結奔走蹤跡詭秘仗願巫叔兵權快施竄殛尹就尚性本陰凶且與賊鏡素相親押路人皆指司寇之任亦宜罷黜又請一鏡正刑○校書博士李漢東疏故相金尚憲當孝廟將親行山陵陳疏曰殿下將率羣臣從以百役之民其間豈不上不啻天意下貽祖宗神靈之憂於人所未聞未覩之中耶故相陳戒之言可

的今日之事機也荅陪往山陵載在禮文予心決矣難以撓改○政院金東弼趙遠命再啓請覆送承旨削黜遠叔傳曰特遠成命○禁都崔尚恒一鏡押去事旌義出去○修撰李普呈疏請討義淵事○十一楊州幼學崔補疏一鏡之大逆不道為殿下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李鳳鳴粗伸討復之義以為一疏而上自大臣下至庶僚同一賊鏡之逆腸徒知忠於逆鏡不知忠於殿下難知之變不測之禍安知不在於毫忽之間也而內無肺腑之親外無柱石之臣國事不知稅駕何地也以言宰相則國家柄用之大臣首犯於惡送罔極之科朝庭倚仗之御將未免於指點疑惑之地安知非與賊鏡綢繆而然歟又曰李義淵疏言雖過中豈意殿下接奪於一相臣以言獲罪竊為殿下惜之○承旨金東弼鄭錫三吏叅李世最

請對時崔補黑山島配德陽其疏遠給李鳳鳴德陽遠配八侍時東弼
曰崔補疏萬三巨測直驅大臣諸臣於護逆之科而又敢伸
救誣先朝之義淵必須明白賜處分讀訖上曰一鏡之罪不
止島配而參酌定罪崔補則備忘之後又復如此島配當日
押送東弼曰一鏡為人麁率文又荒雜故臣之所論亦言其
不合文任而已豈有深意如鳳鳴所云耶如使一鏡果有意
而用此文字則豈不嚴懲討而此不過大端妄發以妄發之
罪之則渠亦何辭而律之以大逆則非其罪也上曰李巨
源李真洙仲救一鏡甚力護黨之弊於此可見雖然一鏡處
分亦取八承旨疏有衆皆譁然之語然後乃知其公論矣且
故領相真有碍逼於予之事予何介懷况其心事予所洞知
矣東弼又陳前後儒疏之罪而義淵則請允基啓鳳鳴又請

加罪上曰遠配可也東弼曰李漢東疏指意凶慘專出攻動
榮惑之計不可不罪上曰事機二字有挾雜之意而無顯言
之事又何必罪之錫三德陳義淵鞠問事上曰仙寢在於殯
何可設鞠而後豈無可問時耶仍口呼備忘曰李漢東疏其
心而所在誠極陰秘疑間搢紳於君父其在破護之道不可
置之自政院焚之李五最曰哀丹文一鏡所製今當用字否
乎上曰已用則難改未用則改撰可也大諫俞命毀疏請
討義淵李義淵事司直許玠疏一鏡誣上之罪近察思
論之地相繼救護臣切痛之又請寢因山時隨駕又曰昨日
玉堂夜對因宮人事至以殿下有何忌嫌等說侵逼聖躬又
言臺章之沮遏閔鎮遠特故事傳曰位居宰列未能擺脫黨
習請寢凌幸與李漢東疏相符此疏遠佑司直李箕翼疏請

拿鞠賊鏡快正王法仍治喉舌三司輩君黨惡之罪○十三
右相以崔補疏待命金吾領相待命凌所李杰待命金吾進
出門外○都承旨朴弼夢疏陳辛丑事請討義淵又自明夜
對時忌嫌之說非崩心發口者答搆捏之言何足掛齒○左
相柳鳳輝引見時上曰卿之辭之無他予已淡知向日之事
予初無意今番擢以為相亦非引向日事故為擢拜以為卿
心而然也卿之為國之忠予所故欲與共做國事一種護黨
之輩相繼投疏必欲問吾君臣可勝痛哉左相曰聖教至此
豈敢更辭又請勿罪李鳳鳴上不許又傳曰御將引見○十
日前正郎林柱國疏賊鏡教文之撰成也主文之人爛熳相
議視猶尋常金東弼之疏出而掌憲之臣急於護黨費辭分
疏及今特命之下削出薄罰猶復微遠大臣三司亦皆寂默

不料人心之回測至此極也嚴鞠賊鏡明正典刑前後護逆
之輩一僅論罪鳳輝一疏其心所在天日難欺而今天札聯
翩反比之負荷漢臣殿下何為發此言也李鳳鳴疏實採一
國公論殿下不惟不用反疑挾雜李杰之為逆鏡腹心國人
所知一番待命晏然復出八十宰相自效憂愛而歸之黨習
反為遷給臣未知在廷諸臣果無護黨之習而獨於此人而
疑之乎相繼竄遂已非求言之本意至於焚疏載籍所無嗚
呼大禍之後人皆惴惴莫出一言明旨之下一二疏賊之臣
略陳憂憤雖有過當之言固宜虛受扶獎而今乃摧折若是
政院啓林柱國疏以齊戎遷給而疏中搆捏將相曰有紀極
右相今方待命傳曰措語書八○十六修撰成德潤疏極言
李義淵事又言閔鎮遠事曰逆黨仗法之後不與離婚足見

黨逆之禍心即是先王之罪人縱殿下釋之渠何面目八
於殞殿哉至於苗篡之逆不從戮屍之請顧此三大舉措足
致星雷之震○政院啓林柱國疏極其陰慘無非構捏將相
及諸臣之計所謂主文之人即指右相也而右相以罪人恭
采至親不得干涉於教文事其時一鏡為弘文提學故臨急
變通使之撰進而頒教在翌朝一鏡日晚承牌詣闕夜分後
始為製進其時闕中人無不知之家在城外之雖欲相議勢
不得也今乃恚於陷人白地構誣其心所在萬之痛惡臣等
或慮其時主文之人自上未知雖其並附此俱陳焉此啓政院
疏諱而
不出傳曰今觀此疏一篇精神構捏相臣其日主人若他人
朝報則猶或疑之右相乎况左相乎誘予於箴怒之科尤極可駭
削去仕版原疏還給○前察訪申昉疏請討一鏡事○正言

柳時模疏請鳳翼漢東投畀○領相御將疏陳情勢○十七
院時啓四件事勿煩金一鏡所撰討送頒教文中文字取用
不思出處之如何語同狂譎全不審慎朝家既以此拜罪島
配則所撰文字不可仍置請一鏡所撰教文亟命藝院稟旨
改撰依啓○備忘記院啓中教文改撰之請可也而妄引則
宜不思則予實未曉也啓雖似斥意實奄護此輩不公之說
予不忍正視正言柳時模始先違差鎮海縣監除授當日辭
朝○傳曰今日臺啓由於一鏡罰輕之致配所加棘○校理
金弘錫疏極論義淵之罪○傳曰軍御中擬於承旨望以恢
蕩平之道○上御無忘閣右相趙恭億承旨
真淳八侍時恭億曰
金一鏡處分至嚴而臣則一鏡在銓時有書勉逢怒之事須
教文則臣至親八其中故不得容喙又以文衡事慘被疑謗

與一鏡有嫌如此故不敢干涉而教文出後孰不言而或謂當罪其人而改其文或謂不可以文學殺人或謂其有情無情不可知而直驅之惡逆科未知如何議論因此牴牾一日二日自然至此實非庇護而然也有何上自三公下至庶僚同一逆腸之理乎顧其意不特欲殺其人必欲空朝廷而後已然臣既嫌不敢言下問於無故諸臣而處之又曰李夜感激異恩即為應命而又遭人言若窮人無所故上曰一鏡事元非一言之失教文中辭意豈可歸之不察耶當初覆逆果為無嚴既以春秋綱目所書何處叫呼殞殿寧欲溘然為言而其後疏章無一言及之者義淵則以誣先王之罪始誅連請設鞠至於柳時模改換之略乃以不思為言苟且暗黜其意難掩論其罪狀不啻止於補外而忝酌為之矣恭僖曰時

模啓辭措語極為無據然渠非與一鏡相好之人且渠有陞八老母情理可矜上曰以挈眷邑相搜可也又曰予所云破朋黨三字逆之為逆予非不知而但其餘人豈盡為逆耶此予所以欲務蕩平而一種人不知予意闕發如彼此邊人又不知予意今日明日猶為未了君臣誠意未孚尚何望其蕩平之道耶至於閔鎮遠特放亦是為先后之意光城奉祀孫及諸孫并遠竄國舅香火從此絕矣先后在天之靈當作何懷恭僖曰光城非但國舅乃庚申元勳其奉祀春澤之子為鎮符養孫外議亦為放送此人使奉香火為宜矣上曰然則即為放送使奉國舅香火恭僖曰閔鎮遠事府夫人情理可問忠州等地中道付處則可以時得聚會上曰向者王暑長及李匡德之言予切興歎宣其人心不及於今日連啓之

臺論字至於成德潤以為天灾皆由於鎮遠放送云尤為可笑恭億曰中道付處似宜上曰雖特送若不給牒則便是放故田里矣○十八左相柳鳳輝引見○十九備忘記既帶軍卿則例八承宣望而日昨既有下教則兩政無一人擬望誠非務公蕩平之道該堂重推○朔寧郡守趙榮去疏光城驪陽俱是聖考國舅聖妃私親也兩聖妃禮陟之後聖考之眷恤有加此實殿下所親覩記也試看今日滄桑倏變光城家別灰洞舊第斥賣他人而盡歸謫所糊口之資國舅神主飄泊旅舍而久無血屬奉祀之人驪陽家則府夫人流寓鄉村又喪小子篤老痼疾扶護無人閔鎮遠雖蒙特赦尚連金啓此生相見亦未易期臣不敢知聖考聖妃陟降之靈當作如何懷耶至若我聖考末年大處今斯文是非即熟講於淵衷

確定乎霄斷丁寧告戒於授受之際者也大行大王親承聖訓執若金石而厥後朝論務決一時阿好之心不顧三年無改之道至以當日聖教非出本意為言矯誣我聖考欺蔽我大行仗願遵聖考之遺意快滌厚誣推聖妃之孝思優恤兩家答應旨進言淡用嘉尚○傳曰光城院君子孫不八緣坐者特為放送所賣家舍亦令推給○領相李光佐承旨鄭錫三史官閔折李結補中致謹同八侍引見時光佐曰周勃以陳兵出入為告而豈知如今所謂難知曰測之禍在於呼吸之間乎使臣得伸此冤使國人曉然則赴湯蹈刃臣豈辭避上慰諭甚摯又陳凌幸傳止之請上不許又曰金一鏡事處今至嚴臣與一鏡臭味燕越大提學緣臣而不得為其他為臣沮格者非一二其後從二品守御使備局有司實錄都廳堂上兩館提學皆為之

事之臣亦未能牢窒循次陞資及兵戶判望則時議所屬不
得已為之至於再次文衡終不為之吏判望亦堅持不許兩
間從來如此而崔補疏有若私於一鏡者然固不足卜凡事
稍涉一鏡人輒疑脩濠故不得發一言不言之罪只俟大何
矣上曰予豈以大臣不言為疑乎向來玉署之臣不免護黨
柳時模陪辭暗黜不公兩司疏章默無一言豈不慨然光佐
曰李義淵故叅判端錫之姪而無形杖之人也其疏直以身
且以後事非先王之本意而備忘只以護黨為教此事在殿
下為父兄之事如是泛處國人不膜上曰既因右揆之言而
島配首揆之意何以處之則當於律耶光佐曰用極典然後
人彘可立錫三曰此非護逆也々々雖不用極典鞠問決不
可已矣上曰首揆之言如此為先拿因因山後設鞠可也上

曰金一鏡事教下之後今日庭臣亦先朝臣子何可無一言
乎三司在京人一儘罷職金一鏡亦依義淵例設鞠可也又
曰羅學川縣道疏八之○政院啓三司不言之責誠如聖教
而居三司者自聞頃日遠教孔懷惶縮徒思自處之義不敢
晏然行公之致豈有一毫容護而然哉亟請儘罷之命反汗
答曰國家之置三司豈但備位而已不言三司將焉用哉遠
叔之請誠未晚也○二十前正言羅學川東疏殿下以渺然
之身孤寄於彼一邊之人自以為於我親信臣恐親信者無
幾而餘皆為疎遠之人矣殿下之志不亦狹乎殿下之勢不
亦孤乎况今人才渺然而士大夫之族分而為三所謂西人
南人北是也西人又分為二所謂少論其一也今乃棄其
三而用其一臣未知見棄者皆少人而見用者皆君子耶其

在大臣之列者皆有大臣之德其在將軍之任者皆有將軍之才在六職三司各司庶官之列者皆能不曠其職庶績咸熙朝野太平則國家之福臣亦與榮焉如或不然其所甄拔或由於朋比之私上自公卿下至百執事外而方伯郡縣或不能盡得其人而又或有奸邪諛佞欺負之徒廁跡其間則其如國事何其如生民何祖宗建官設職之意豈為一邊人富貴利祿之資而已哉噫科第乃人才發軔之階梯而卒且以後公道尤喪大小榜目都是形勢滿朝青紫不受指點者幾人失時之人雖有幸而得之者未登薦剡終歸廢棄讀書何為決科何用臣切痛之噫彼在廷諸臣豈盡忘君負國懷祿固寵之人哉特以朋黨之習已成難醫痼疾雖有一二忠慮於國者亦不能自拔於其中而卒與爛熳同歸得者患失

失者患得此亦一黨也彼亦一黨也烏知其孰是孰非孰邪孰正也邪正既混是非未定則亦何不問彼善於此之善於彼而有所彼此於用舍之間哉惟在人君建極於無偏無黨之地游心於昭廣清明之域無纖毫私意芥滯於膏中則是非邪正自不能逃形於在我之權度矣夫然後賢者進之不賢者退之直者舉之枉者措之不使一點邪氣蟬鍊其間則所謂黨論自至於水消瓦解而朝著清明矣抑臣有所未解者向者黃一夏鄭澔疏原其大意皆欲保護我殿下之身也噫宮闈危集之際進東宮保護之言亦可謂言人之所不言而言不見用罪謫隨之至於李廷燭當初一疏蓋亦為宗祀計則雖以他罪之之何其無顧藉之意也臣於其時與數三諸友為聯名之章其言即澔輩之言也疏述之言未及上聞

而亮宦授首前星安帖亦無所用其言矣遂與權欣感祝而
罷其實出於一國願死之輿情當時而罪濫輩此臣之未解
一也宦官之本為掃除守掌之役而近年以來邪徑漸開孽
芽暗長至有殿下徃日下令至今思之心膽驚墜噫此輩如
有朋奸黨邪蛇糾結以逞其傾危之心防微杜漸有不可
小忽今日廷臣未聞有以此警咳於吾君者此臣之未解二
也睦來善李玄逸之得罪不過坐言語文字之失多年竄謫
以其罪也放歸田里赦其罪也復其官爵先王所以厚之也
既罪矣既赦矣既原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及到今日罪名
如初無異並其子若孫而廢之噫嘻亦太甚矣書曰令出惟
行不惟反我肅宗大王暨大行大王命復兩臣官爵前後凡
幾度矣而一令反二令而反三令而至於歲抄亦不舉論黨

論嘗勝而王命常不勝此臣之未解三也至於已巳之人目
之曰名義人此誠錮人禁人之好題目然當時盡臣節者獨
朴恭輔一人若使恭輔責其時在朝廷之臣曰汝何不效死
云則固不敢辭其責而若以恭輔之出於其黨而其黨之為
大臣三司同在其廷者皆以恭輔自處責人之不能盡節則
不幾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此臣之未解四也大行大王服
制一款實國家莫大之典禮李仁復所論可謂得正而大臣
儒臣復執國制竟有違於帝王家經常之大典是何道理答
曰應旨進言濳用嘉尚爾亦不能擺脫黨也○李義淵設鞠
本府○黑山島罪人崔補移配珍島○二護軍鄭東後疏
賊鏡之血黨盤據近密營護相繼喉司之臣或誘以言語薄
過或稱以妄發游辭閃弄資意掩護宜加竄出之典柳時模

啓辭不思出處等語極其巧隱外補亦云未減而承旨至有
微遠之請相臣繼發復差之說臣切痛之噫身居三司之列
代撰立言視若尋常崇獎板擢唯意所欲今於前後明命之
下略不動念一無請討之言大臣孤負殿下胡至此極三司
謹責之後小無引罪之意洩忍盤礴無異平日誠可謂放肆
無憚之甚者也答侵斥大臣不少擇語誠可駭也○三大臣
方開鞠坐聞鄭東後侵斥遂出待命金吾○二十成德潤疏
許玠疏者來不覺骨寒其時夜對臣與副學朴弼夢同入爭
論而忌嫌二字初未嘗萌於心發之口則今此老物亦何心
腸白地做出以侵逼聖躬之目容易加之於人以為構陷之
計耶答曰許玠疏語不過引其誤聞之辭則疏亦可也而白
首卿宰斥之以老物請聖賢書不念斯遠鄙悖之戒予實慨

慨然○問卽趙最壽代吳遂元金始炯代曹命教○府始啓
斥逐大臣使不得按鞠如此陰巧之人不可不懲請鄭東後
削黜金一鏡引用文字誠絕悖矣若果有心而發則萬剛不
惜設令生於無心旣已辨罪之後則罪名至重當初嚴教止
削黜則可謂未減之未減職在迹密乃有微遠之請有若尋
常罪罰之分疏者然請伊日覆逆承旨并削奪答依啓○前
掌令蔡膺福疏殿下英銳太露而剛毅有所不足和粹有裕
而沈毅有所未臻發彌之間有始無終作事之際舉輕遺重
主勢孤立權柄下移章疏批旨不問是非一例以謾言斷之
喉院之臣抱疏突入敢以巧辭隱說先試上意居中密啓欲
掩人耳目者方可免謾人題目而為君父討賊之請反為謾說
之歸耶教文改撰萬不可固宜先討賊鏡快定王法昭告

大王之靈仍命復撰頒示中外方可謂十分道理柳時模假
托改撰之請敢以不思出處等語疑亂聖聰宜施投畀之典
金東弼論賊鏡一疏可謂庸中佼佼而及今取覽其疏有所
處今彼賊鏡全然歸咎於東弼東弼惶恟乃敢以妄發等語
費辭營救欲為贖罪之資斧且其疏以當初見得猶不及於
大逆云者左極窮道此不過畏賊鏡之心重視君讐之心輕
不料人心陷溺至此極也賊鏡罪狀無一人敢言因一李鳳
鳴疏懲討方行遼臣之請竄所謂為建德報仇而殿下反為
所蔽即允其請自古安有用其言而罪其人者哉伏聞有疏
儒鞫問之命惟彼狂妄之人固有不足惜遇災求言而以言
獲罪者前後相繼今又嚴訊疏儒則求言之旨徒為虛文忽
咎之罪反歸失信惜乎殿下履端之初豈為此因民之舉哉

○政院蔡膺福疏觀其措語專出熒惑疑亂之計至以義淵
誣先王之言有若尋常應旨指去賊為疏儒以鞫問為失信
渠雖與李義淵一般心肝苟有一分嚴畏之意當此設鞫有
命之日何敢肆然救解如此悖理無嚴之說不可不一徑廢
覽明賜處分○傳曰人心陷溺斥之一邊則首發公言之人
目之以窮道救護一邊則以不道之人肆然為應旨進言噫
向日求言匪道之說則所謂失信抑何心而發乎金東弼斥
一鏡在忘日以掩護則疏中謂義淵狂妄亦何免掩護哉此
等之人不可以義理責之只給原疏○二十府始鏡啓請蔡
膺福絕島安置不允○李義淵原情更推○二十掌令金始
鑽疏末論教文改撰待一鏡鞫事了當然令藝文館稟旨舉
行若爾言是矣依施焉○領右相兵判沈壽賢請對時光佐

曰教文改撰頭辭以當于教命換進似當上曰依臺啓待了
鞠票旨改撰○李友疏卞極口反詈○李義淵三推○八日
備忘記司果朴胤東所進輓危逢閱歷千層浪黼座依倚一
夢塲一句語不啻審慎重推使之改進○備忘記覆逆承旨
既已削出則當初顯為營救之人不可違差而止李巨源李
真洙羅職不叙○領相請對以陵幸請寢纓陳達不許○
李義淵刑一次不服○八侍時光佐曰私親祠宇不可以潛
邸為之第建祠後主守祠宇之人乃人臣也雖非誕降之所
乃是王之地則臣所進達為國家遠慮也上曰然矣光佐曰
梨峴宮屋脊甚多綾原夫人柳氏無子八處此室後多生妾
子其子孫至今繁然家既好且福家矣修補使一宮家八處
好矣上曰先朝節者已處今且私親平日小心謹慎予仰體

先王儉德又遵私親遺志祠宇則卜定何地而創建宜矣光
佐曰自上下定何地預為分付然後可於因山後始役今番
丁字閣創建時多有好材木餘存者且有推到者材木非不
足矣水解後即始役好矣上曰從當更思而為之光佐曰臣
以當國宰相被囚極人言非但崔補一人半一國千萬人皆
以如此罪名加臣之上無父母傍無兄弟下無子孫子之一
身無所用心受父祖者惟忠孝二字孝則今無可施頂踵皆
吾君賜生無消埃之報魂魄亦當以結草為期上曰義淵喪
性人其招辭無模捉矣光佐方以誣上設鞠而乃以誣上之
語為招非人類矣其恠毒則誠無比矣捧招之後一巡讀過
出示招辭則渠以為我心釋然乃始着押蓋其為人誠恠毒
矣且渠不解文問渠疏中語不能答必是聽人指噉臣之為

人本不在於究問措礙傷害人命故推問之際未嘗問誰製此疏而若懲於偏黨排擊而於誣大行之罪人其所按治大慈緩忽則是無異因噎廢食也上曰予豈不知鞠問措礙而既問之後事甚難處且雖定刑至於厠殺有甚好乎先佐曰殿下處置若太輕歇則人事不服矣○二十李義淵刑二次不服○京畿忠清全羅道儒生宋相光等疏奸孽之禍人國家輒以妖惡二字籠罩善類肆其誅夷斬伐至於移上一層操縱逼於不敢言之地矯誣我君父殖鹽我臣隣殿下之得今日亦幸耳先正臣宋時烈權尚夏俱以學道之嫡傳為通國之宗師肅廟丙申處分付托於聖子神孫其憂深慮遠丁寧痛切而此輩挾數年踈棄之憾凡係聖考金石之典章一皆從頭翻案矧此兩臣黜辱與追奪尤其大肯綮聖考遺教

至以非先王本意為言大行大王一朝無勅愛必有甚不得已之辭多小婁感切確而後乃可曉喻人心而前後批旨抑嘗有是乎此輩矚其靜攝之後愚弄之不足而矯誣之壅蔽之不足而強逼之此輩傳法大有來歷沂本於尹拯也也以諱春秋之巨擘為之父以攻朱子之元隻為之黨其父平日以不死為恥則渠乃以不死為義其父生時以絕鑄為言則渠乃以薦鑄立券未乃至於四十年父事之地自甘為擠程之邢恕且禮義俎豆士林事也此輩何所交涉而黜之奪之殺若為極報復者然而實則拯亦渠輩之起事冒頭渠何有繫於祭後芻狗也伏願殿下特下哀痛之教則於兩賢臣黜者陞之奪者還之然後此輩之負犯輕重徐究而誅之極焉

○嵩湖儒生朴趾赫等疏首陳宋時烈權尚夏亟舉復享給

牒之典又曰目今奸孽勢成威立彼一介書生李義淵擔却
死之一字於身外敢陳兒童婦孺所共誦之忠言此真憂時
慷慨之士而奸凶齊起迭相搆罪恭億突入游辭脅迫益寬
明彥則推以上之於殿下之躬公肆誣辱推殿下於不識倫
常之道又不敢歸之於德其定策之功有所容貸之科顯言
厚誣若無忌憚弼夢巨源容宗夏等不念聖躬之被誣只以
不近理之說脅持君父彼時模營護賊鏡欲掩其罪而恭億
以母子相離之說迫脅君父終有改邑之命閔鎮遠之得放
則賊會遠收之啓乃以先后想必痛惡等語筆之於書誣辱
我后彼恭億輩若有願藉仁顯王后同氣之情而推恕府夫
人之情境則此時模之母子輕重何如耶光佐軍以丙申處
分歸之於非先王之本意則何不先加光佐以義淵之律只

使忘身為國之一介義淵徒罹此陰刑極律哉○政院啓朴
趾赫等疏語凶悖百倍膺福敢以忠言憂時忘身為國等語
力救義淵其他滿紙臚列無非眩惑聖聰傾陷朝廷之計而
原其主意專在護送逆沮國事○傳曰今觀此疏敢以救護
李義淵誣詆大臣予不欲淡治此等之人而始趾赫輩若不
痛治朝無寧靖之日疏頭朴趾赫極邊定配富兩疏極邊給
○十二月一傳曰鞠獄事體何等重大而一鏡拿來都事已
過十日尚無皂白誠極無據不可一任其慢忽別遣他都事
拿來先遣都事而亦發送羅將拿來○二前持平李倚天疏
嗚呼大行大王以至仁聖德授殿下以三百年丕基而一種
邪議孽芽於初而今益寬明彥容輩凶言悖說無所不至授
立擁立其果安乎等說俱絕無倫且聞大臣以定策國老門

生天子之言陳達云所謂國老門生即唐朝昏亂之日閹豎輩援立庸君之事何敢以此引喻提達咫尺前席之間哉自賊鏡以來柳時模不思出處等語金始鑄有心無心之喻抑揚閃弄為賊鏡藉口之資前後伸救接跡而起逆鏡之赴配觀望遲徊緩作涉行鞠拿命下已踰旬而逗遛近圻行路皆傳不知其間有甚謀計而凡係逆鏡事如此言如此拿來後亦安保其登時訊鞠明正典刑乎覆逆承旨營護玉堂金始鑄金吾卽一僮竄出朴胤東輓詞一句命意陰慘下語叵測臣謂亟加究問快正其罪鄭東後之論大臣討逆之責視三司九重而洩忍行公於三司謹羅之後尤可笑者人告其逆而反欲自治其人乃忽引嫌於放肆之斥霎時昏命計出要君興僮下職莫不掩口廉隅一節何可責之於此人

乎○傳曰大臣為國之心予已洞知而近日章奏侵斥逆臣則先舉大臣大臣果有過則言而改之是亦同寅之義而是則不然侵誣大臣然後廷臣可逐故此等不正之態予不欲觀此疏遂給○大臣來會賓廳遂出待命○備忘記日昨八覽教文語義正悖非一時章奏之比承牌詣闕口誦其草誠於中發於口此正所謂一鏡也其曰有心乎無心乎向既外補柳時模則為全臣者焉有顧藉之心而頃日臺啓中有心無心分而言之已涉無嚴鄭東後與覆逆承旨護送一也一請削職一則加請門黜一啓之內顯示輕重如此而服其一世哉既已責時模不可罰異伊日憲臣姑先達差始○傳曰金始鑄明川府使除授當日辭朝初以茂山以其堂上稟改明川○金一鏡拿來曰○備忘記今日鞠問一鏡矣但為誣予而已其誣大行朝盛德極矣欲為親問而襄

麻在身遂不如意其取招不可不嚴迂鞠為之○禁金沈壽贊
南就明黃爾章疏因李倚天疏難安事○金一鏡原情更推○
賓廳啓乞寢山陵隨輦之命○日李義淵物故○金一鏡刑二
次不服○前佐即李台徵疏一鏡之採得端緒專係此一着而
鞠廳諸臣左右營護雖迫於嚴命免勉設鞠去違情節必不肯
一、究覈設有舉證援告之辭安保無周遮彌縫之慮耶伏願
臨殿親鞠其同情相議之人內屋戚聯之句添八問目鞠因防
守不可不嚴○禁府內摘奸○領右相因台徵疏陳疏自禁
堂聯疏自明○忠清勿學洪得一疏殿下從知一一鏡不知
有象一鏡以一鏡而治一鏡仗願親覈其窮凶之節斬之於
梓宮之前并得其同情奸凶快正王法其所謂蜚語妖惡內
屋戚聯明有指斥且白望招辭締結行貨謀害兩殿者首以

一鏡現告而佯若不知抹而不書為問即都事所爭雖略記
其事草、胥命急、請對歸之於死中求生胡辭亂說乃以
此後則語涉兩殿者更勿舉論定奪申鉅以此陳疏而安置
絕島都事之異已者因事擊去撲殺白望以滅其賊名出賊
招者終不拿覈凡此數段俱係可問噫僕殺一鏡以掩其同
情實非難事仗願殿下無墜其術中答曰疏辭出於激切之
致而疑之太過語不擇裁予實不取退修學業進就公車○
領相因洪得一疏待命吳命恒疏卞李摩金演李台佐待命
○府中啓蔡膺福事一鏡教文上疏捧八承旨削黜金東弼
當初一疏雖曰鐵中錚、末後遙奏意實救解請推荅不允
閱鎮遠事傳啓○右相引見時泰億曰洪得一疏至曰以一
鏡治一鏡又初則曰掩護周今則曰撲殺滅口臣決不可復

按此獄事即今事勢惟有親鞠一着矣錫三曰洪得一疏臣
敢袖入欲卞破其言矣恭億曰其疏中名出賊招不為拿覈
云者隱然欲盡驅數三臣於罔測之科蓋白望當初庭鞠時
援引沈檀及金一鏡至下本府後又渾誣諸臣曰此人輩不
利殿下此兩者事混同為說欲一僅驅八其言尤極凶悍矣
蓋望賊於諸賊中尤凶狡故發此凶言欲為後獄之計其時
臣從兄恭者又崔錫恒為委官其餘皆在卿列當為獄官故
先誣兩大臣次誣諸臣要緩目前按治當時諸臣皆俟罪金
吾兩大臣聯名陳疏申白甚詳令若取覽其疏可以洞悉至
以尚儉之不究徑教為言者尤切慘當時諸臣忠義奮發可
質蒼天而得一敢襲白望之說至於別問締結一款伊時慈
教以送婢中一則乃締結宦寺者為教故尚儉問目特以此

訊問而尚儉結按亦以締結必貞承款而蓋其時偽慈教一
本出宋相琦以此陳疏先大王下教聖上亦已洞察而得一
鳳鳴復提說為教以為疑亂之計然其言如是當添八問目
矣錫三袖出得一疏曰此疏旨意極為非常而殿下以激切
為教若是取覽則臣多有可覽矣恭億曰似聞此類皆為人
誘脅而為之有同募軍不特義淵雖得一若招問其疏中事
實則未必能解知矣上曰疏批所謂激切者為一鏡事發也
以一鏡為奇貨欲為網打廷臣之計若以急書而治之若輕
斃則今廷臣恐無自白之路故不為之矣又曰一鏡連日施
刑恐有輕斃之慮姑傳刑推以威聯內屋一句發為問目恭
億曰得一疏持發為問目何如上曰渠教文中有之何必此
疏錫三曰得一疏有行賂蜚語等言以此為問目宜矣上曰

依為之○李肇朴恭恒金演姜覲李隣徵草土臣李台佐等
疏卞○修撰李匡德疏近因一鏡事備忘屢下處分嚴正前
有護黨之疑後有後討之罪故大小臣僚莫不驚惶喪魄顛
倒不知所為雖三司大臣慘被人言者進退出八唯殿下之
命是從不敢復為引義自重之計殿下之紀綱可謂振矣殿
下之彌令可謂行矣然臣之憂慮殿下苟見其若是也輒以
為予之臣子者予皆可得以及穿絡而馳驟之一趨於予命則
其害將至於傲然自尊呼來斥去惟意所欲逡巡自重之士
則不欲立朝希旨財利之徒日進於前國之事非可立而待
也夫人謂大臣與誣上之罪人同一其心曲相掩護此何等
大罪也殿下果八其說以為真有是事則當即加處分嚴施
國法若謂雖或失於早討而其心固忠於國家則又當嚴治

讒誣之罪以絕傾軋之弊然後慰諭大臣使安其心以盡其
懲討之誠令則不然一邊以若怒若教之諭惹起黨伐之路
一邊以面諭便次等教劫致大臣此必殿下之心欲罪謬者
則固已七八分有疑欲罪大臣則因山迫近國事難便故姑
為此羈縻之計矣臣愚死罪伏未知殿下之心誠乎不誠乎
荅曰近日處分予豈有意於其間哉或以鞠問或以島配或
以遠配或以削黜而傾軋之疏沓至此所謂誅之不可勝誅
者甬疏所論胡至於此君臣猶父子父開釋其子之安敢引
嫌乎然疏中言字無隱不諱觸激心切嘉之○鞠廳大臣以
下請對時親鞠事下教○傳曰親鞠未明為之一鏡教文及
原疏所付日記待令於親鞠處○八前叅議朴暉輅疏一鏡
之必以誣聖躬之語撥入教文頒示八方者必大機括大排

置經營計量於陰密之中而未及發覺耳其時聖躬孤危賊
勢鷓張先誠後實為次第應行之舉保有今日非渠輩始意
之所到也以千萬古所不忍聞之凶言肆然獨書於萬目具
瞻之地者締結同情互相通情者其締結同謀者也若不究
問置法則雖斬一鏡萬段而是一鏡尚自若也伏願以此一
款嚴加究詰使營護之徒黨無或見漏傳曰傾軋之言胡至
於此○疏邊給○親鞠時上出進善門下教曰辛丑一鏡疏
及壬寅虎龍變書參看則語意凶慘顯有同情之跡虎龍拿
來以為一体鞠問之地自上發問於一鏡者頗多懷刃喋血
發問一鏡曰古人多有有用之者吾亦無心用之豈向殿下有
心用之之理乎至以自視青天白日云者何謂而終無指告
諸堂問即以窮凶情節直告而為問則答以如我忠臣何

以殺之乎上曰當斬汝於樺宮之前以慰大行陟降之靈一
鏡曰吾亦欲死於大行側殞殿不遠惟願歸侍上又問曰汝
於本府納招有沙丘密詔之句或者曰用之無妨之說則必
有同情者直告一鏡曰吾以白首之年何可賣友畜生終不
指告上密教判義禁使拿入虎龍上曰若有盜賊則汝當發
告而已予在東宮汝以何故混入凶書中乎虎龍曰殿下
之心如青天白日何敢混入凶書中乎為社稷告寢之外更
無他意上曰此言尤為凶測矣又教曰汝書中不樂為君者
何語納書措語與一鏡教疏語相符汝豈不同情耶對以不
樂為君者是知殿下有恭伯仲雍之心也矣身與一鏡元無
同謀相應之事而一鏡則教文中凶慘之二字萬死無惜矣
身則為社稷告寢有何死罪今盟壇玉趾餘痕尚在滅血未

乾有此刑訊之舉臣實寃痛一鏡虎龍文書搜來後上曰一鏡職居宰列宜有朝臣往覆不必盡見即令焚之殿前虎龍曰文書中搜得一鏡教文及疏草汝何得見虎龍曰朝紙中得與一鏡元無同情則教文疏草汝何得見虎龍曰朝紙中得見後更不得見其措語不能記憶上令承旨持其文書中兩紙指示虎龍虎龍語窮色變不能對兩賊推問時左右諸臣默無一言一鏡則言必稱先王忠臣必稱吾而不稱臣矣上曰明日庭鞠為之當施送律都事羅將終不受承款則當論以送律先佐請遠收此教一鏡刑四次虎龍刑二次不服○九省廳以凌行傳寢事三陪不久○鞠廳大臣以下引見時上曰一鏡後以証上不道書出罪目而渠之陰險罪狀著於教文上疏招辭中語當為書出乎恭億等曰此罪人有異常例

依趙嗣基例以証上不道明正典刑而虎龍後已上闕開見囊頭則已斃云其罪實闕宗社有告殞殿正刑之教近有戮屍之例依此為之何如上曰其自視以下青天白日等語極凶慘足以明正典刑而虎龍之今忽徑斃必有委折令刑議後折開坐押來軍卒羅將刑推究問恭億曰一鏡又不無徑斃之憲渠本府納招時自視以下語極凶悖故按獄諸臣驚痛相語則渠始抹去而鞠囚可死之言寧容許改乎其罪惡實無更問之事而欲知其凶心之所在奉承親鞠之命矣渠既曰矣身之意云其意字即心也更何有可問乎宜直請正刑其凶穉之狀雖曰杖之必不承款其招中青天白日即虎龍之所已云而渠何敢又用之乎虎龍徑斃不可不正刑而一鏡亦豈有可待乎喋血二字初則曰妄發昨又曰審慎

此便是承教也又曰人雖謂掩蔽殺之殿下親自鞠問臣等有發明之路矣又曰行刑處所謀逆者軍器寺前証上者唐古介行刑矣上曰兩罪人皆於唐古介行刑為焉又曰虎龍不必掩屍即令押去後單子八之恭億曰向日白望以鞠招為結案出諸朝紙此罪人亦令政院考出推案抄其罪目書出朝報一鏡之教文上疏招辭中自視以下盡為書出宜矣又曰大明律犯上不道情理切害者不待時處斬藉後沒家產趙嗣基李師命用此律今亦用此例何如上曰然矣光佐追入侍曰罪人絕痛親鞠而不服一則徑斃二次徑斃此極可恠痛惋何達追正典刑可以少雪神人之憤矣罪目則教數招辭以為如此為言故以此正法之意書出朝報頒示中外宜矣又曰義淵之証及先王不道之罪與兩人少無異

同亦一體施律宜矣虎龍既已追刑義淵同為施律則國家處分圓滿而好矣恭億請下詢諸臣壽賢曰義淵鄉人徑斃已久或已埋則掘而戮之與即為戮尸有異大臣恐未深思也致中曰判堂之言是矣上曰虎龍之經宿行戮亦有不忍故必於今日內正刑義淵物故已久判禁之言深思而教以物故已久不為行刑之意頒布罪狀可也光佐曰義淵藉產一體舉行乎上曰一體舉行又曰凶人之子息不可置之犖轂之下并流竄光佐曰三罪人子息并竄乎上曰依為之致中曰既不推刑則籍產似有間滿矣上曰此有前例乎不可不審慎令禁府考例光佐曰有前例矣臣之心請三罪同律實為國深思也上曰大臣之意予已知之金一鏡睦虎龍唐古介行刑○鞠廳啓當該即廳為先拿囚事依先

前獻納鄭宅河疏請一鏡虎龍巫施送律懸首葉街戮孥瀦
宅荅曰甬言是矣特施懸街之律又傳曰只虎龍擊行一十
日知禁洪致中疏請一鏡與虎龍一體施行荅曰一鏡用嗣
基例虎龍用向日治送律則所引為異律何傷○府前啓金
東弼事停啓○廷請連日不允○領右相姜現李肇請對時
山陵隨輿停寢事下教○文改換頭辭以當守為之事陳請
問議于在外大臣錫三曰向日親鞠不枚之杖使之不計聖
意在於必欲究得情節而王者用刑不可不審慎雖既往之
事切有所懷敢達上曰陳戒好矣當留意焉○日十二禁府睦
虎龍妻大河只子德成女大壬今年生樂安郡為奴婢子福
成德福寶城郡為奴三寸叔天禧長興固城驛為奴三寸侄震
興昆陽震福河東贊興晉州流三千里安置○日十四刑曹金

一鏡子允興固城喜雄河東昌海○南寧海康津義淵子岐
金熊川流配○日十六教引三更四點遺奠三更一點○執義
徐宗履山陵封標後八來○日十七大駕詣祗迎所○日十八生負
鄭震儒疏荅曰我國褊小用人不廣其來已久不可猝變三
曹即一依仁廟受教擇擬焉鄭疏甫廟朝十呈不捧當宁初不
捧至是不捧承旨推考以至此
○大憲吳命峻疏在前盛時士大夫當得喪之時皆能守正
不阿雖有一時之敗未見遺臭之恥顧今朝廷之風氣先愛
士大夫之志趣漸汚頌義政李光佐居元輔之位任董彝之
責拋一身於羞恥之外導斯世於汚下之域遂奏章疏令人
代羞言○諛說事○推謝惟恐言之不合一事之見許公除
日在殯殿之側殿下哀淚未乾惡進媚悅之說以私親達廟
私墓增封力為伸請自上謙德以歲飢民窮為辭且以墓道

無可增封德音明白則猶且爭之強甚矣其掩人耳目求媚
固寵之術也且殿下御容豈衰遑中急之事而首發遑中
倭陳請項在癸巳領相李濡以御容媚說事被掌令徐命
遇論該即遞相職一斥不復今其選席進言只賭殿下之樂
聞未有謬諤之道殿下高臨俯視豈不燭其情狀乎蓋其病
痛在於患失頃被具命奎之慘駭徘徊江上不忍遠去終以
節伴冒出家宰重任虛帶三四朔竟不力辭逮至大拜必欲
救解尹愨每稱情勢曰啓達及至廷論沸激合啓將發恟
於公議計無所出請於喉司冀得冒當承宣請對請降別諭
始乃按獄千古臣節掃地盡矣惟其得失之念橫在肚裏朝
晝經營惟出於廣樹黨援以固根本凡係簡拔只任愛憎苟欲
擢用私黨憲有人言則首副皆以不可受點之人而以其所

好置之末擬冀受天點及有人言則曰聖簡也極逆重望惟
意吹噓前冬遠接使徑請變通以亞卿陞為伴送使且請兩
嘉善直超資憲一政二人以超資書出三百年來所未有雖
急於樹黨獨不念擅國之嫌乎欲遠海伯而超陞六品階人
則眉睫一開政院忽捧諫長之單銓曹移海伯於諫長俄上
劄請擢尹容出六品後六朔而躋二品其權勢之掀動可
知也威制兩銓所請不施則得其代者使之不仕前主簿李
五復即其一也權傾內外威行一國八路閫帥半出其門四
方饋遺幅奏其家其誤去病國至此既負先朝之委任又累
聖上之新化伏願公聽并觀無為寵幸所蔽仰奪其柄無使
威勢下移○知事權憎疏陳八條敷聖孝勤聖學謹天戒嚴
懲討衛斯文伸冤枉恤民窮慎邊圉至於卞聖誣一款殿下

自在潜邸豈有一毫求位之心而前後被誣凡幾遭也尚儉
倡之虎龍繼之一鏡主之伏願明降指揮遂宦餘孽賊鏡血
黨一之按問悉加懲討焉○領相因吳命峻疏待命○傳曰
吳命峻為先帝差因命削黜○十九日掌令趙尚慶疏請述
先烈委任大臣乘機逞惡之疏宜加痛斥○二十三日持平柳儼
疏救李光佐反駁吳命峻請永刊朝藉○二十四日李光佐書啓
生臣者父母知臣者殿下再生臣者亦殿下也念臣此生無
以上答此恩惟思闔門隕結少伸回極之報又上疏自卞○
二十五日右相疏若首揆當勉出吳命峻特施付處之律○吳命
峻瑞山中道付處○二十七日生負李德普等疏首論道學淵源繼
陳懷凡本末請宋時烈復享權尚夏李喜朝復官政院啓其
疏有曰大行平日其果曰聖考雖有此教吾必違背之乎其

果有此心乎雖不敢質言而決知其無此矣又曰大行之心
必以為是吾之欺蔽也吾未及正於在在而吾弟在必能
正其事而明吾心矣噫嘻痛矣渠等雖惡於伸救私黨亦是
大行朝臣子則何敢以此等抑勤矯誣之說敢加於先大王
在天之靈乎若是其無懼乎○傳曰是非姑舍語無倫脊此
疏遂給疏頭李德普限三年傳舉其疏有先大王積年沈痼
等語嗚呼先朝八年遠稼勵政未懈才遭崩天之痛為臣子
者安敢提此語書諸章乎政院查啓政院啓招問疏儒則以
為鄉儒崔鐸等疏有此措語云故取考日記則癸卯三月十
三日生負崔鐸等疏請撤道峯濫享之典而有曰此輩藉重
於先朝而昔我先大王積年沈痼之中浸潤之疏無所不至
書院賜額適在其時云云矣知道○進士申鐸等疏請亡師

李喜朝伸雪復官事答茲事是非不可輕議○咸鏡都事趙
命臣疏請亟施送鏡以當律伊日承宣臺臣及其他營護者
并施投畀之典閔鎮遠雖令放送而尚有削黜之典不得八
國朝云請命甄叙申鈺鄭澔三年梅棘死亡無日此豈非聖
明悶念處乎答曰近日處分予所定閔鎮遠事爾言是矣特
放門黜焉政院陪閔鎮遠事問于禁府則初雖門黜遠竄既
釋之後門黜勿論矣○二十八日請對時鄭錫三陪故相臣金搆
妻年今八十宿病沈綿其子希魯在魯皆在謫中合有體下
之道上曰并放送錫三曰金取慈亦有老母而此則有他况
第云矣上曰不可罪同罰異放送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八

